



# 唐代传奇选译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 唐代传奇选译

TANGDAI CHUANQI XUANYI

施瑛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唐代传奇选译

施瑛选译

赵宏本插图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25 字数 89,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 10186·141 定价: 0.38元

##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 出版说明

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遵照党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欣赏原作。

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扩充、修订的。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建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前 言

“传奇”的意思，就是曲折离奇的故事。它原是唐代一位作家裴铏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后来就把唐宋人用文言文写作的短篇小说称为“传奇”。本书也就是唐人文言短篇小说的选译。至于宋末元初，把戏文、诸宫调、杂剧等也称为“传奇”，明清时代又把一些结构比较完整的戏曲称为“传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唐代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繁荣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出现了灿烂的唐代文化，文学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光就小说来说，唐以前的小说，情节和结构都比较简单，其实跟笔记、杂录一类差不多。唐人传奇，一方面吸收了前代小说的特点，一方面加以充实和发展，因而初步具备了近代小说的规模。它们的内容，大都是情节曲折，形象鲜明，结构完整，文词华美，成为唐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新型的样式。其中有些故事为后代的戏剧家所取材，直到今天还在改编演出。

如前所说，唐封建帝国建立以后，虽然出现了强大繁荣的局面，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始终存在，并且日益尖锐，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相

当激烈。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数量增加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跟传统的封建礼教、伦理道德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因此，反映在唐人传奇里，就有一些对于门第观念的不满，对于婚姻自主的歌颂，对于封建统治者荒淫腐朽生活的揭露，对于能够见义勇为的英雄豪杰的想望；而写作方法上也多种多样，除了写实之外，还有通过神仙怪异的故事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内容和作者愿望的。

还有一点，唐代传奇的发达，跟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也不无关系。士人们为了求得一些大官的推荐，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们欣赏，那些作品有一部分是传奇，因为传奇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史才、诗笔和议论，即记事的才能、写诗的文采和议论的识见。我们从一些优秀的传奇看来，的确也具备了这三种特点。此外，近代学者又认为唐人传奇的兴起和中唐古文运动也有关联，因为传奇大都是用古文（散文）而很少用时文（骈文）写的。这个说法也有理由。这些情况说明了：一种新型的文体的产生，必然有它的社会基础。

唐代传奇是一千多年前的作品，作者又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因此作品总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里选译的几篇，是思想性艺术性比较高、长久以来比较脍炙人口的作品，但里面仍然有值得批判的地方。选译者在每篇的说明里，简略地提出个人的看法，但不一定正确、全面。又。

这本小册子当初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在一九六四年选译完毕交稿。现在出版，因我已老病，眼疾又接近失明，整理加工实在力不从心了。不足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施 瑛

# 目 次

##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

前 言..... |

柳毅传(李朝威)..... |

南柯太守传(李公佐)..... 34

霍小玉传(蒋防)..... 62

李娃传(白行简)..... 90

东城老父传(陈鸿) ..... | 23

虬髯客传(杜光庭) ..... | 41



# 柳毅传

李朝威

## 【作者介绍】

李朝威，陇西(唐代郡名，现在甘肃省陇西县一带)人，他的生平已难以查考。

## 【说明】

本篇是唐传奇中著名的作品，写的是水府龙宫、人神恋爱的故事，神怪、爱情、侠义三者交织在一起。它首先歌颂了柳毅见义勇为、正直不屈的高贵品质，其次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痛苦遭遇。作者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写了龙女的故事：龙女嫁给了纨绔子弟，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回到娘家之后，父母又想把她再嫁给她自己并不中意的濯锦小龙；最后几经波折和柳毅结为夫妇。这里反映了作者要求冲破封建藩篱的理想。但同时本篇也宣传了一些富贵荣华、神仙道术以及迷信命定的思想。

本篇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人物形象如柳毅、龙女、洞庭君、钱塘君等都刻划得十分鲜明，各有各

的个性；词藻华美，描写细腻，一些对话也写得极好。

《柳毅传》对后世戏曲影响很大。元代剧作家曾编成《柳毅传书》、《张生煮海》剧本。这两个剧本现在经过改编，在舞台上常有演出。

## 【原文】

仪凤(唐高宗年号,公元676—678年)中,有儒生(书生)柳毅者,应举(应科举考试)下第(没有考上),将还湘滨(湘水边,指现在湖南省一带)。念乡人(同乡人)有客(旅居)于泾阳(在现在陕西省)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快速)逸(奔跑)道左(路旁);又六七里,乃止。

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旁边)。毅怪视之,乃殊(书 shū)色(非常美丽的容貌)也。然而蛾(蛾眉,指女子的眉)脸不舒(不开展),巾袖(指戴的穿的)无光,凝(守 níng)听(静听)翔(止)立,若有所伺(等待)。毅诘(诘 jié, 问)之曰:“子(你)何苦而自辱(委屈自己)如是?”妇始楚(悲伤)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古代妇女自称)不幸,今日见辱问(蒙你下问)于长(掌 zhǎng)者(品德高尚的人,指柳毅)。然而恨贯(深入)肌骨,亦何能愧避,幸(希望)一闻焉(它,代要说的事情)。妾,洞庭(洞庭湖)龙君小女也。父母配



柳毅湖滨遇牧羊龙女

嫁泾川(指泾水龙君,泾水在现在甘肃、陕西两省)次子。而夫婿乐逸(放荡寻乐),为婢仆所惑(蒙蔽),日以厌薄(厌弃虐待)。既而(接着)将(拿这件事)诉于舅姑(公婆);舅姑爱其子,不能御(管束)。迨(等到)诉频切(又多又急),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触 chù,折磨、逐出)以至此。”言讫(完毕),嘘唏(悲痛地发出抽咽的声音)流涕(泪),悲不自胜(升 shēng,自己也受不住)。又曰:“洞庭于兹(对于这里),相远(距离)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消息)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您)将还吴(泛指南方),密通(紧接)洞庭,或以尺书(一封信),寄托侍者(你的手下人。这是客气的说法)。未卜(不知道)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仗义的人)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激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这)何可否之谓(说什么可以不可以)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人世间),宁可(哪能)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会 huì, 看不见,指神仙的世界),不相通达,致负(辜负)诚托,又乖(guāi, 违背)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耶?”

女悲泣且谢,曰:“负载(负担所托的事情)珍重,不复言矣。脱(如果)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京城),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

阴(水的南岸),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三下),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全都)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改变)!”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橘(如 rú, 短袄)间解书,再拜以进(奉上),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忧愁悲哀)。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其 qí, 神灵)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管下雨的使者)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毅顾视(回头看)之,则皆矫顾(昂头望)怒步(跨大步),饮龇(合 hé, 咬)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没有差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岂但)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完毕),引别(作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无所见矣。

其夕,至邑而别其友。

月馀,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片刻)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叶 yè, 前来拜访)大王(指洞庭龙君)耳。”武夫揭(皆 jiē, 开)水指路,

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呼吸几次，很快）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

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指武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愚 yú，墙角），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仔细察看）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用）白璧，砌（台阶）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水晶），雕（镶嵌）琉璃于翠楣（门上横木），饰琥珀于虹栋（彩虹般的屋梁）。奇秀深杳（杳 yǎo，深远），不可殫（胆 dàn，尽）言。

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在哪里）哉？”曰：“吾君方幸（皇帝驾临）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稍过一会儿）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烧）阿房（阿房 ēpáng，阿房宫，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神奇的变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言。”

语毕而宫门闢（开）。影从云合（比方侍从人员众多），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

“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是的)。”毅遂设拜(行礼)；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国君自称)暗昧(愚笨)，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有所企图)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湖北、湖南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游学于秦(陕西是古代秦国的地方)。昨下第，闲驱泾水之滨(四 sì, 岸边)，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发髻)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虐待)，舅姑不念(体谅)，以至于此。’悲泗(鼻涕)淋漓，诚(确是)怛(达 dá, 伤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

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察看)听，坐贻(因而成为)聋瞽，使闺窗孺弱(年轻柔弱的闺女)，远罹(离 II, 遭受)构害(陷害)。公(对人的敬称)，乃陌上人(路人)也，而能急(救急)之。幸被(蒙受恩德)齿发(代指全身从上到下)，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炸 zhà, 哀叹)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太监)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命达宫中。须臾(鱼 yú, 一会儿)，宫中皆恸(痛 tòng)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指钱塘龙王，钱塘是现在浙江省杭州市)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不担任官职)矣。”

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姚 yáo，上古时代的帝王）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意见不合），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同胞）之罪。然犹縻（迷 mí）系（囚禁）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等待他）。”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彻 chē，开裂）地裂，宫殿摆簸（摇摆），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馀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列 liè，兽类颈上的长毛），项掣（彻 chè，拉）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簸 bò，分开）青天而飞去。毅恐蹶（决 jué，跌倒）仆地。君亲起持（扶起）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浅犬 qiǎnquǎn，略表情意）。”因命酌互举，以款（招待）人事（指礼节）。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移 yí，和乐的样子），幢（床 chuáng）节（旗旛一类的仪仗）玲珑，箫韶（相传虞舜时代的乐曲名，这里代指美妙悦耳的音乐）以随。红妆（青年女子）千万，笑语熙熙（和乐）。后有一人，自然蛾眉（这里代表美貌），明珰（当 dāng，明珠做的装饰品）满身，绡縠（胡 hú，丝织品制成的衣）参差（cāncī，高



低不齐)。迫(走近)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散开)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

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容貌出众)神溢(精神饱满),立于君左。君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贤明有德的人,指柳毅)信义昭彰(分明),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泾阳)之土矣。飨德(享受恩德)怀恩,词(话)不悉心(充分表达心情)。”毅勃(灰 huī)退(谦逊)辞谢,俯仰唯(伟 wēi)唯(答应)的声音。然后回告兄曰:“向者(方才)辰(上午七时到九时)发灵虚,巳(四 sì,上午九时到十一时)至泾阳,午战于彼,未(下午一时到三时)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高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又 yòu,赦免)其失(过错)。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来不及)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午 wǔ,冒犯)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农作物)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怩(五 wǔ)然(不高兴

地)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你)亦太草草(卤莽)。赖上帝显圣，谅其至(极度的)冤。不然者，我何辞(哪能逃避责任)焉！从此以去(以后)，勿复如是！”钱塘君复再拜。

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排列)广乐(盛大的乐队)，具(备办)以醪醴(疗里 liáolǐ，美酒)，罗(陈设)以甘洁(指精美的食品)。初(开始时候)，笳角(军中吹的乐器)鼙(皮 pǐ)鼓(古代军队中用的小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鏃(这字未详，可能音臂 bì，指剑戟)杰气(气概英武)，顾骤(顾盼和奔跑)悍栗(触目惊心)，座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指打击和吹弹的各种乐器)，罗绮(丝绸衣服)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公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赏赐)以纨绮，颁(班 bān，发给)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坐位互相紧紧靠拢)，纵酒(放量喝酒)极娱。

酒酣(酡 hān，酒喝得畅快)，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深青色)兮(西 xī，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依附)社(土地神堂)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谁)

敢当？荷（贺 hè，感激）真人（有道的人，指柳毅）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助词，无意义）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定数）。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撒满）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缺 quē，曲终），洞庭君俱起，奉觞（敬酒）于毅。毅踟蹰（促及 cùjī，恭敬不安的样子）而受爵（酒杯），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形容女子的哭泣伤心）。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洗净）兮，还处其休（喜庆）。荷（感谢）和雅（亲切的款待）兮感甘羞（美味的食品）。山家（对自己的家的谦称）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谋 mǒu，难解难分的感情）。”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犀牛角，传说犀牛能以角使水分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玳（夜明珠），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都）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光采耀目），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一 yī，拱手行礼）不暇。泊（计非，等到）酒阑（酒喝够了）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翌(益 yì)日(第二天),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借着酒意)作色(变了脸色),踞(不客气地张开两腿坐着)谓毅曰:“不闻猛石(坚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自己的谦称)有衷曲(内心的话),欲一陈(说)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下降)粪壤。足下(对人的敬称)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涇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善良的性情)茂质(美好的品质),为九姻(九族)所重(敬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指柳毅),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有始有终的道理)者?”毅肃然而作(站起身),欻(忽 hū)然(忽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辱(蝉 chán)困(愚弱不明事理)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包围)五岳(大山),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指音乐)方洽(和谐),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自己的谦称)之素望(原来的希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神话中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仁、义、

礼、智、信)之志性,负百行(各种道德行为)之微旨(精深的道理),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借着气势),将迫于人,岂近直(近理)哉!且毅之质(身体),不足以藏王一甲(鳞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不合道理)之气。惟(希望)王筹(考虑)之!”钱塘乃逡( qūn )巡(局促不安的样子)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疏狂,妄突(冒犯)高明(指柳毅)。退自循顾(回头细想),戾(利,罪)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意见不合而疏远)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另外)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参加宴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表示)愧戴(惭愧感激),遂至睽(葵 kuí, 隔离)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位 wèi, 赠送)珍宝,怪(珍奇)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

毅因适(往)广陵(现在江苏省扬州市,唐朝时是极繁荣的城市)宝肆(珠宝店),鬻(育 yù, 卖)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满百万)。故(旧时的)淮右(淮水西面)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亡。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喜 xǐ, 搬迁)家金陵(现在江苏省南京市)。常以鰥(关 guān)旷(没有妻室)多感,或谋新匹(配偶)。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郡名,现在北京市一带)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现在安徽省滁县)宰(长官);晚岁好道,独游云泉(指深山);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嫁)清河(郡名,现在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省临清县一带)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有品德的人)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选择吉日)就礼(举行婚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仪式上用的)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非常羡慕)。

居月馀,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然君与余有一于(指已怀孕)。”毅益重之。既产,逾月,乃秣饰换服,召亲戚。相会之间,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素 sù, 先前)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

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能够洗清）。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叔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分离）；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浊 zhuó）锦（江名，在现在四川省成都市南，这里指濯锦江龙君）小儿某。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奋 fèn，自料）无见期。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之于）父母，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赶快告诉）于君子。值（碰到）君子累（几次）娶；当（当时）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等到）张、韩继卒（接连死去），君卜居（定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达到）报君之意。今日获（能够）奉（侍奉）君子，咸善终世（一辈子），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菲薄（低微），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寄托）相生（共同生活）。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一起在心里），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子君，君固（坚决）不许。君乃诚将不可（不允许）耶？抑忿然耶？君其话之！”

毅曰：“似有命（命运）者。仆始见君于长涇（涇水）之隅，枉抑（含冤受屈）憔悴，诚有不平之

志。然自约(约束)其心者,达君之冤,馀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有意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仗义的行为)为之志,宁有(哪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耶?一不可也。善(这字可能是“其”字)素(向来)以操真(坚持真理)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坦直地发布)胸臆(心里的话),酬酢(坐 zuò,对答)纷纶(轮 lún,乱纷纷),唯直是图(考虑),不遑(顾不到)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依恋不舍)之容,心甚恨(悔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束缚),无由报谢。吁(虚 xū,叹息的声音)!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丝毫顾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不是人类),遂为无心(指人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一同享受它);水陆无往不适(合宜)。君不以为妄(虚假)耶?”毅嘉(赞美)之曰:“吾不知国客(驸马)乃复为神仙之饵(耳 ěr,钓鱼的引子)。”

乃相与(一起)觐(紧 jìn,朝见)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全部记述)。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底 dī)第(住宅)舆(鱼 yú,车)马,珍鲜



(珍贵鲜美的食品)服玩(穿的玩的东西),虽侯伯之室,无以加(超过)也。毅之族咸遂濡泽(受到好处)。以其春秋(年龄)积序(增加),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无)不惊异。

洎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中,上(皇帝)方属意(留心)于神仙之事,精索(仔细访求)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馀岁,莫知其迹。

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古 gǔ)为京畿(京城的属县)令(地方长官),谪(哲 zhè)官(降职)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恐惧地侧身而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靠近),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访问)耳。”嘏省(醒 xǐng)然(忽然省悟地)记之,乃促(赶快)至山下,摄衣(撩起衣裳)疾上。山有宫阙(宫殿)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好几倍)人间。毅词理益玄(更玄妙),容颜益少(年轻)。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顺 shùn)息(一眨眼、一呼吸的时间),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

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以以后，遂绝影响（消息）。

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代 dài，等到）四纪（十二年），嘏亦不知所在。

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古书上说：人是裸虫之长，鳞是毛虫之长，凤是羽虫之长，龙是鳞虫之长，龟是介虫之长），必以灵著，别（区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讲信义于）鳞虫。洞庭含纳大直（气度宏大），钱塘迅疾磊（蕾 lěi）落（胸襟坦白），宜（应该）有承（传述）焉。嘏咏（口诵）而不载（记录成文章），独可邻其境（接近仙境）。愚（我）义之，为斯文（本篇文章）。”

## 【译文】

仪凤年间，有一位书生柳毅，到京城长安应考，没有考上，准备回到湘水边上的家乡去。他记起有个同乡人旅居在泾阳，就去辞行。走了六、七里，忽然有一群鸟直飞起来，使他的马吓了一跳，飞快地向横里跑去；一口气又跑了六、七里，才停了下来。

只见有个女子在路旁牧羊，他觉得奇怪，仔细打量，却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可是她双眉微皱，面带

愁容，穿戴的也很破旧，又尽出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待什么。柳毅忍不住问她：“你有什么痛苦，把自己委屈到这个地步？”女子开头现出悲伤的神情，向柳毅道谢，接着又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回答说：“我是个不幸的人，今天蒙您关怀下问，很不敢当。但是我的怨恨铭心刻骨，虽然觉得惭愧也不能不说了，希望您听一听。我原是洞庭龙王的小女儿，父母把我嫁给泾川龙王的二儿子。丈夫一味放荡取乐，受到了奴仆们的蒙蔽，一天天的厌弃我，虐待我。后来我告诉了公婆，公婆光知道溺爱自己的儿子，管不住他。我迫切地诉说了几次，又得罪了公婆。他们折磨我，把我赶到外面，弄成这个样子。”说完，抽泣流泪，难受极了。接着又说：“洞庭离开这里真好远啊！我抬头望望，只看到无边无际的天空，没法传达音信；眼睛盼得酸了，心里的希望快断了，家里的人可不知道我的悲苦。现在听说您要回到南方去，您的家乡靠近洞庭，我想拜托您捎一封信，不知道能够答应吗？”柳毅听了，便说：“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听了你的话，心里非常激动，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给你飞到洞庭那边去，还说什么答应不答应呢？可是洞庭湖又广又深，我只能在人世间来往，怎能到龙宫里去送信？只怕人世和仙境道路不通，辜负了你热忱的嘱托，违背了你恳切的愿望。你可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引路吗？”

龙女一边哭泣，一边道谢，说“承您答应了我的请求，希望一路保重，这些话不用再说了。要是有了

回音，我就是死了也感谢您。方才您不曾答应的时候，我不敢多说；现在您既然答应了，我可以告诉您，洞庭的龙宫跟人世的京城并没有不同啊。”柳毅请她说明一下。龙女说：“洞庭湖的南岸，有一棵大橘树，当地人称它叫‘杜橘’。您到了那边，解下腰带，缚上一点东西，在树干上敲打三下，就有人出来招呼您。您跟着他走，就不会有什么阻碍了。希望您除了捎信之外，并且把我当面告诉您的话，全都说给我家里的人听听，千万不要忘了！”柳毅说：“我一定给你做到。”龙女就从衣襟里拿出信来，向柳毅拜了又拜，郑重地把信交给了他。这时候她望着东方，又掉下泪来，心中难过极了。柳毅也忍不住为她伤心。他把信放在行囊里，又问龙女说：“我不知道你牧羊有什么用处，神灵难道还要宰杀牲口吗？”龙女说：“这些并不是羊，是‘雨工’啊。”柳毅问：“什么叫‘雨工’？”龙女说：“就像雷神、电神一样，掌管下雨的。”柳毅回头看看，只见它们都昂头大步，喝水吃草的样子全很特别，可是身体的大小和身上的毛、头上的角，跟羊并没有不同。柳毅又对龙女说：“如今我给你做了捎信的使者，将来你回到洞庭，可别避开我不见面啊。”龙女说：“不光不避开，还该像亲戚一般招待呢。”说完，柳毅跟她告别向东走。走不到几十步，回头一望，龙女和羊都不见了。

这天傍晚，柳毅到泾阳跟朋友会了面，然后告辞回乡。

一个多月后，柳毅回到家乡，就去洞庭访问。果然在洞庭湖的南岸，找到那棵社橘。他就解下腰带，在树干上敲打了三下，等待动静。一会儿，有个武士从波浪中跳出来，向柳毅行了个礼，问道：“贵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柳毅先不说明来意，只告诉他：“我特地来拜见大王。”武士伸手一指，水里就分开一条路来。他带着柳毅前进，吩咐说：“请您闭上眼睛，很快就可以到了。”柳毅依照他的话，便到了龙宫。

只见高楼大殿一座对着一座，一道道门户数也数不清，院子里栽着奇花异木，各式各样，无所不有。武士叫柳毅在殿角里停留一下，说：“请贵客在这里等着吧。”柳毅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武士说：“这里叫灵虚殿。”柳毅仔细一看，觉得世界上的珍宝全在这里了。看哪，殿柱是用白璧琢成的，台阶是用青玉铺砌的，坐床是用珊瑚镶制的，帘子是用水晶串成的，绿色的门楣上镶嵌着琉璃，彩虹似的屋梁上装饰着琥珀……一片奇丽幽深的光景，真是说也说不尽。

可是好大一会儿龙王还没出来。柳毅问那个武士：“洞庭君在哪里？”武士说：“我们的大王在玄珠阁，跟太阳道士谈论《火经》，再过片刻工夫就完毕了。”柳毅问：“什么叫《火经》？”武士说：“我们的大王是龙，龙仗着水来显示神通，拿一滴水就可以把丘陵山谷淹没干净。太阳道士是人，人使用火来表现本领，用一盏灯火就可以把阿房宫烧成焦土。水火的

作用不同，变化也不一样。太阳道士精通人间的道理，所以我们的大王请他来，听听他的议论。”

才说完话，宫门大开，黑压压一大群侍从簇拥着一位身穿紫袍、手执青玉的人出来了。武士跳起身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王！”立刻上前报告。洞庭君打量着柳毅问：“可不是从人世间来的吗？”柳毅回答说：“是。”便向洞庭君行礼，洞庭君也答了礼，请他在灵虚殿坐下，就说：“水底的宫殿隔绝人世，我又很愚昧，先生不怕路远来到这里，可有什么见教？”柳毅说：“我柳毅原是大王的同乡，生长在湘水岸边，到长安去求功名。前些日子没有考上，偶然经过泾水岸边，看见大王的爱女在郊野牧羊，抛头露面，听任风吹雨打，憔悴得不象样子，叫人看了十分难受。我就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告诉我说，丈夫虐待她，公婆又一点也不体谅，因此弄到这个地步。她哭得很伤心，实在使人同情。她托我捎封家信，我答应了，才赶到这里来。”说着，拿出信来，交给了洞庭君。

洞庭君把信看完，禁不住用袖子遮着脸哭泣起来，说：“这是我做父亲的过错。我不会察看和探听外面的情况，使得自己像聋子、瞎子一样，连闺中弱女在远方受到迫害也没有知道。您是个不相关的路人，却能仗义救急，这种大恩大德，我怎敢忘记！”说完，又悲叹了好久，连旁边的人也感动得流泪。这时，有个太监贴身站在一旁，洞庭君便把信交给他送进宫去。过了一会，听到宫里发出一片哭声。洞庭

君慌忙吩咐侍从的人：“快去告诉宫里，别哭出声来，免得让钱塘君知道了。”柳毅问：“钱塘君是谁啊？”洞庭君说：“是我的爱弟，以前做过钱塘龙君，如今已经罢官免职了。”柳毅又问：“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洞庭君说：“因为他勇猛过人，发起脾气来可不是玩的。早先唐尧时代闹过九年洪水，就是他发怒的缘故。最近他跟天将吵了架，又发大水把五座大山都包围住。上帝因为我历来有些功德，才宽恕了我弟弟的罪过，但还是把他拘禁在这里，钱塘的人一直在等待他回去。……”

才说到这里，忽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连宫殿都给震得摇动，一阵阵的烟气云雾直往上冲。只见一条赤龙，身长一百多丈，闪电似的目光，血红的舌头，鳞甲像朱砂，鬃毛像火焰，脖子上拉着金链，链子系在玉柱上，霹雳和闪电盘绕着它的全身，雨雪和冰雹同时纷纷落下。它就冲破长空直飞去了。柳毅吓得扑倒在地上。洞庭君忙亲自把他扶起，说：“不用害怕，不要紧的！”柳毅好一会才镇定下来，就告辞说：“我愿意活着回去，免得碰上他再来。”洞庭君说：“一定不会这样了。他去的时候很可怕，回来的时候就不同了。希望您留在这里，让我可以略表情意。”就吩咐摆开宴席，互相举杯敬酒，礼节十分周到。

过了一些时候，忽然吹起了微微的暖风，涌现了朵朵的彩云，在一片和乐的气象里，开头出现了精巧的仪仗队，跟着是乐队吹奏着动听的乐曲。无数的侍

女有说有笑，陪伴着一位容颜绝世的美人，她身上佩带着明珠串成的妆饰品，绸衣迎着风，轻轻飘动。柳毅走近一看，原来就是托他捎信的那个女子。可是她又像欢喜又像悲伤，眼泪在断断续续地掉下来。一会儿，红烟紫云遮蔽在她的周围，香风袅绕，她已经到宫里去了。洞庭君笑着对柳毅说：“在泾水受苦的人儿回来了。”说完，他向柳毅辞别，也走进宫去；接着，又听到里面有抱怨和诉苦的声音，久久没有停止。

又一会儿，洞庭君重新出来，继续陪伴柳毅喝酒。只见另外有一个人，披着紫袍，拿着青玉，容貌出众，精神饱满，站在洞庭君的左边。洞庭君向柳毅介绍说：“这个就是钱塘君。”柳毅起身上前，向钱塘君行礼。钱塘君也很有礼貌地回拜，说道：“侄女不幸，受到那个坏小子虐待。幸得您仗义守信，把她在远方受苦的消息带到这里。要不然的话，她怕要葬身在泾陵了。我们全家感激您的恩德，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柳毅谦逊地表示不敢当，只是连声答应。钱塘君又回头对他的哥哥说：“我方才辰刻从灵虚殿出发，巳刻到达泾阳，午刻在那边战斗，未刻又回到这里。中间曾经赶到九重天上向上帝报告，上帝知道侄女的冤屈，便原谅了我的过错，连对我以前的责罚也因此赦免了。可是我方才激于义愤，走的时候来不及向您请示，惊扰了宫里，冒犯了贵客，现在心里惭愧惶恐，真不知如何是好！”就退后一步，再拜请罪。洞庭君问：“这一次战斗杀害了多少生灵？”



钱塘君说：“六十万。”又问：“可糟蹋了一些庄稼吧？”回答说：“方圆八百里。”洞庭君问：“那个没情义的小子在哪里？”回答说：“给我吃掉了。”洞庭君露出不快的神色，说：“那坏小子存心不良，确是难以容忍，可是你一味任性干去，也太卤莽了。幸而上帝英明，了解我女儿的奇冤，要不然的话，我的罪责可逃不了啦。从今以后，你别再这样卤莽了！”钱塘君又再拜表示敬服。

这天晚上，就请柳毅在凝光殿歇宿。第二天，又在凝碧宫设宴款待。来作陪的亲戚朋友很多，宴前摆开盛大的乐队，席上准备了美酒，陈设着佳肴。宴会一开始，吹起号角，打起军鼓，只见旌旗招展，刀枪齐举，一大队武士在右边舞蹈着。队伍中出来一个武士，上前报告：“这是《钱塘破阵乐》。”在刀光剑影里，大家顾盼奔跑，那一种英武气概，那一种紧张动作，叫座客看了，惊心动魄。还有雅乐清音，绫罗珠翠，一大队美女在左边歌舞着。队伍中出来一个美女，上前报告：“这是《贵主还宫乐》。”歌声乐声，缠绵宛转，又像是诉说哀怨，又像是表达爱慕，叫在座客人听了，感动得流下泪来。两队歌舞完毕，洞庭君很高兴，就叫拿出绸缎，赏给歌舞队。然后又把坐席紧紧靠拢，大家尽情喝酒欢乐。等有了些酒意的时候，洞庭君敲着桌子唱道：

高天苍苍啊，大地茫茫。

各人有各的志向啊，怎么能丈量！

狐假虎威啊，鼠子也乘机猖狂。  
大发雷霆啊，小丑怎敢阻挡？  
感谢君子啊，信义昭彰。  
使我骨肉啊，生还故乡。  
高情厚谊啊，永远难忘！

洞庭君唱完，钱塘君也再拜唱道：

姻缘原由天命啊，生死也有定数，  
这个不该做他的妻子啊，那个不配做她的丈夫。  
可怜她站在泾水边啊，谁知道满怀悲苦！  
风霜吹打鬓发啊，雨雪落满衣裤。  
多仗君子啊，带来家书，  
使我一家啊，团聚如初。  
为您祷祝啊，朝朝暮暮。

钱塘君唱完了，洞庭君跟他一起站起身，向柳毅敬酒。柳毅惶恐不安地接过酒杯，把酒喝干，也斟了两杯回敬两位龙王。他也唱道：

碧云轻轻飘动啊，泾水缓缓东流。  
可怜那美人啊，像风雨里的花一般憔悴、哀愁。  
远远地捎封信啊，给您解除深忧。  
冤屈果然洗雪了啊，回家把天伦之乐享受。  
多蒙款待啊，佳肴美酒。  
怀念老家啊，难以久留。  
将要告辞了啊，你们的情意挂我心头！

唱完，大家高呼万岁。洞庭君拿出一只碧玉盒，里面藏着一支“开水犀”，钱塘君拿出一只红色的琥珀盘，

盘里放着一串夜明珠，都起身献给柳毅。柳毅推辞几次，才道谢收下。接着，宫里的人都拿着珠玉绸缎，放在柳毅的旁边作为礼品，五光十色，一时堆积得满满的。柳毅含笑向四面作揖道谢，几乎应接不暇。等到酒喝够了，欢乐得尽情了，柳毅起来告辞，这晚仍旧宿在凝光殿里。

第二天，又在清光阁开宴。钱塘君借着酒意，红着脸，不客气地趴开两腿坐着，对柳毅说：“您总听到过俗语说的，坚石只能打碎不能卷曲、义士只可杀死不可羞辱吧？我有句心里话，要想跟您商量。要是您答应呢，大家都像登上天堂；要是您不答应呢，大家像落在粪土里，都不好看。不知道您以为怎么样？”柳毅道：“请让我先听听看。”钱塘君说：“涇阳小龙的妻子，就是洞庭君的爱女。她有善良的性情，美好的品质，亲戚们都敬重她。不幸受到了那个坏小子的凌辱，现在总算断绝了关系。我们打算高攀一位像您一样有道义的人，世世代代成为亲戚，使得受到恩德的人懂得怎样报恩，怀着仁爱的人懂得怎样施爱，这难道不是君子行事有始有终的道理吗？”柳毅听了，严肃地站起身来，忽然笑了一笑说：“我真不知道您钱塘君这样不明事理！我早先听说您气盖九州，水漫五岳，来宣泄自己的愤怒；又看见您挣断金链，扯倒玉柱，去救别人的急难，我想世界上刚直英明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您吧。有冒犯您的，您不怕牺牲去抵抗他，对您有恩的，您不惜生命去报答他，

您真是个大丈夫啊！可想不到在现在音乐齐奏、亲友欢聚的时候，您竟会不讲道理，用威势来吓唬人，这不是太叫我失望吗？要是我在巨浪怒涛中碰到您，您掀动着鳞须，挟带着云雨，逼得我没有活路，我就把您当禽兽看待，死了也不怨恨。现在您穿戴着衣冠，谈论着礼义，各种美德都具备，什么道理都精通，连世上的圣贤豪杰也有比不上您的，何况江河里的蛟龙一类呢？可是您竟仗着身体壮大，性情强悍，又借着酒意来逼迫人，这还说得过去吗？虽然我小小的躯体比不上您的一鳞片甲，然而我敢用我坚决不屈的意志，来压倒您横行霸道的气焰，希望您考虑一下吧！”钱塘君感到惭愧，局促不安地连忙起身谢罪说：“我生长在宫廷里，没有听到过正直的言论，方才的话疏陋狂妄，多多冒犯。现在仔细想想，真是罪该万死。希望您不要介意才好！”这一夜，又举行宴会，照样很欢乐。柳毅和钱塘君也成了知心朋友。

第二天，柳毅要告辞回去。洞庭君夫人另外在潜景殿设宴饯别。宫里的男女仆妾都出来作陪。夫人流着泪对柳毅说：“小女受到您的大恩，我自恨没有能够报答您，就要离别了！”又叫那龙女在筵席上向柳毅拜谢。夫人又说：“这一分别，难道还有再见的时候吗？”柳毅昨天虽然拒绝了钱塘君的请求，可是此刻在筵席上，不免有留恋悔恨的神色。宴会完了，柳毅辞别，满宫的人都很难过。大家送给柳毅许多奇珍异宝，简直连名目也叫不出来。柳毅这就由原

路回到湖边，只见有十多个人，挑着行李跟着他走，陪送到家才辞去。

柳毅就到扬州的珠宝店里，把龙宫里送他的珍宝卖掉一些。还没卖掉百分之一，已有上百万钱。那些淮西有名的富家，都觉得比不上他。他娶了个姓张的姑娘，不久生病死了。又娶了韩家的一位姑娘，只有几个月又死了。柳毅便搬到金陵去住。他因为没有妻子，常常感到寂寞难过，想再找一个新的配偶。有个媒人对他说：“有位姓卢的姑娘，本是范阳人。父亲名叫卢浩，曾经做过清流县县官，晚年喜欢仙道，独个儿进山修行，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母亲郑氏。这位卢家姑娘前年嫁给清河张家，不幸丈夫就死了，母亲怜惜她年纪青青，长得聪明美丽，要想给她找个适当的人再嫁。不知道您有没有意思？”柳毅便拣定好日子，举行婚礼。由于男女两家都是富户，仪式上用的礼物极其丰盛豪华，金陵的人看了，没有不羡慕的。

婚后一个多月，那天傍晚，柳毅走进房里，仔细看看妻子，觉得很像那个龙女，可是又比龙女长得秀丽丰满。他就跟她谈起以前的事。妻子对他说：“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理呢？可是不瞒您说，如今我已经怀孕了。”柳毅从此格外关心她。后来，妻子生下孩子，到满月那天，她换了衣装，打扮得特别漂亮，邀请亲戚来欢宴。在宴会之间，她才含笑问柳

毅说：“您可记得我过去的情形吗？”柳毅说：“以前我曾经给洞庭君的女儿捎过信，到现在还忘不了。”妻子说：“我就是洞庭君的女儿啊。以前在泾阳含冤受苦，多亏您才得解救。我感谢您的恩德，一心要报答。后来钱塘叔父向您提亲，您却不答应，就分离了；从此你我各自东西，连消息也不通。父母要想把我嫁给濯锦江龙君的儿子。我的心意既难以改变，父母之命又难以违背，再想到您已经拒绝亲事，料想没有再见的日子了。我当初的冤苦，虽然仗着您传达给我父母，可是我对您的报答却不能实现，我真想赶快告诉您知道。碰巧您结了两次婚，先娶了张家姑娘，后来娶了韩家姑娘，等到她们先后去世，您搬到这里来住；我的父母看到我报恩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才为我高兴。如今我能够跟您在一起，相亲相爱地过一辈子，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恨了！”说到这里，她哭了起来，又对柳毅说：“我开头没有对您讲明，因为知道您并不重视女色；如今到底说了出来，因为看到您对我还在想念。我恐怕女人身分低微，不够永远获得您的爱情，所以想借着您喜爱孩子的情分，来寄托白头偕老的愿望，不知道您的意思怎么样？我的心里顾虑重重，自己很难宽慰。记得您给我捎信那天，曾经笑着对我说：‘将来你回到洞庭，可别避开我不见面啊。’不知道在那时候，您已经有心想到像今天这样欢聚的事情吗？接着，叔父向您提亲，您可又坚决不答应。您是真的认为不可以呢？还是

一时发了脾气呢？您倒说说看。”

柳毅说：“真像是命运注定的！当初我在泾阳碰见你，看到你冤苦憔悴的模样，心里确实很不平。可是我暗自决定，光给你传达冤苦，旁的什么也不考虑。当时说的将来别避开我，原是随口说说罢了，哪会有什么心呢？等到钱塘君强迫我允婚，只因为在道理上讲不过去，才激起了我的愤怒。你想，开头我的本心是仗义救人，哪有杀死丈夫娶他妻子的道理？这是第一点。我平日的志愿是坚持正义，哪有违背自己心意向人屈服的道理？这是第二点。而且那时候只是想到就说，大家说话乱纷纷的，我光想只要行为正当，就是有祸害也管不得了。可是到了分别那天，看到你有着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的心里却悔恨难过起来了。到底由于人事限制，没法答谢你的一片情谊。唉，如今，你呢，已是卢家的女儿，又住在人间，那么我当初的意愿并没有错啊。从此以后，我俩永远相爱相亲，心里不会有一点过意不去的地方了。”妻子很受感动，疼心地哭了好一会，又对柳毅说：“您别以为不是人类，心肠就不同，其实我是懂得报恩的。要知道龙能长寿万年，现在您也可以跟我一样，而且我们水里岸上都可以住。您总不会当我是胡说吧？”柳毅赞叹地说：“我不料做了龙宫的驸马，又踏上了神仙的阶梯。”

夫妻俩同去朝见洞庭君，那一番隆重的礼节，不必细说。后来他们住在南海，才只四十年，住宅、车

马、饮食、服饰的豪华，就连王爷的家里也不能超过他们。柳毅的亲族也都得到不少好处。柳毅的年龄一年年增加，容貌却不见衰老，南海的人都觉得惊奇。

开元年间，皇帝一心想做神仙，到处访求有道术的人。柳毅不能安居，就和妻子一起回洞庭。此后十多年里，谁也没见过他的踪影。

到了开元末年，柳毅的表弟薛嘏原在京城附近做县官，降职到东南地区去。他坐船经过洞庭湖，正眺望着晴空水色，忽然看见远远的波浪里涌现出一座青山来。船夫们都害怕得很，说：“那里原来并没有山，恐怕水妖在作怪吧。”说话的时候，那只船已经靠近了山，只见从山边飞快划出一条彩船，向薛嘏迎了过来。彩船里有个人喊道：“柳公差我们来候候您。”薛嘏忽然记起了柳毅的事，赶快离船走到山下，撩起衣袍，快步上山。山上有宫殿，像人世间一样。柳毅站在宫殿当中，前面排列着乐队，后面陪侍着漂亮的侍女，官里的陈设布置，要比人世间好上多少倍。柳毅谈的话更玄妙了，他的容貌也更年青了。才见面，他走下台阶迎接薛嘏，握着手说：“离别没有多少时候，你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薛嘏苦笑着说：“老哥做了神仙，我不久便将成为枯骨，这是命里注定的啊。”柳毅就拿出五十颗药丸给薛嘏，说：“吃一颗药丸，可以添寿一年。过了五十年，你再到这里来，别老呆在人世间自寻苦恼啊。”摆酒欢宴之后，薛嘏告辞回去。从



此，柳毅一直没有消息了。

薛嘏常把这件事说给别人听。大约又过了四五十年，薛嘏也不知去向了。

陇西李朝威讲了这个故事，感叹说：“五虫中最高级的，一定会有灵性，它们跟旁的虫类的区别，这就可以看到了。人是裸虫之长，跟鳞虫也讲信义。洞庭君气度宏大，钱塘君果敢坦率，他们的行事应该传述下去。薛嘏在口头上歌颂过柳毅的事，却没有写成文章，只是他自己能够接近仙境罢了。我认为柳毅这些人都很有义气，因此写了这一篇传记。”

#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

## 【作者介绍】

李公佐，字颢蒙，陇西（唐代郡名，现在甘肃省陇西县一带）人。贞元（唐德宗年号）、元和（唐宪宗年号）间在世。曾经考取进士，在江淮地区担任过官职。他的著作除本篇外，还有《谢小娥》、《庐江冯媪传》两篇传奇。

## 【说明】

作者在这篇传奇中，借淳于棼梦中的奇特遭遇，对于当时热中功名利禄的士大夫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说明那些位高势盛、排场阔绰的王侯之类，其实不过是和蚂蚁一样。文章末尾李肇的四句话，就表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其次，全文构思的巧妙，叙事的曲折也构成了这篇作品的艺术特色。但是文中也流露出浮生若梦、富贵无常的消极思想，从本篇产生的所谓“南柯一梦”的成语，就是对现实生活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意思。

这篇传奇后来曾经改编为好几种戏曲，其中著名的有明代汤显祖的《南柯记》。

## 【原文】

东平（郡名，现在山东省东平县一带）淳于棼（焚 fén，淳于是复姓），吴楚（江南一带）游侠之士。嗜酒使气（爱发脾气），不守细行（小节），累（积蓄）巨产，养豪客（懂得武艺、行侠仗义的人物）。曾以武艺补（担任官职）淮南军（淮南节度使统率的军队）裨（啤 pī）将（副将），因使酒（喝醉酒发脾气）忤（午 wǔ，冒犯）帅，斥逐落魄（托 tuō，流落失意），纵诞（放浪）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现在江苏省扬州市）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长）密，清阴（树荫）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豪客们）大饮其下。

贞元（唐德宗年号，公元785—804年）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害病）。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五 wǔ，东边廊檐）之下。二友谓生日：“于（你）其寝矣。余将秣马（喂马）濯（浊 zhuó，洗）足，俟（四 sì，等候）于小愈（病稍微好一点）而去。”生解巾（头巾）就枕，昏然忽忽（迷迷糊糊），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日：“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传达命令）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

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四匹马），左右从者七八（七、八人），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向）古槐穴而去。

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景物），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孚 fú，外城）郭（内城）城堞（堞 dié，城上矮墙），车舆（车轿）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赚 zhuàn）车者（驾驶官办交通车的人）传（船 chuān）呼（连声吆喝）甚严，行者亦争辟（避开）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虫 chōng）楼（几层高的楼），楼上有金书（金字），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管门的人）趋拜奔走。旋（不久）有一骑（计 jì，骑马的人）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来到），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

俄（一会儿）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栏杆）雕楹（堂柱），华木珍果，列植（一排排种着）于庭下；几案茵褥（各种坐垫），帘帟（帐幕）肴（姚 yáo）膳（指酒席），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月 yuè，自己高兴）。复有呼曰：“右相且（将）至。”生降阶祗（支 zhī）奉（恭候）。有一人紫衣象简（象牙制的朝版）前趋，宾主之仪（礼）敬尽（完备）焉。右相曰：“寡君（谦称本国国君）不以敝国（谦称本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高攀婚姻）。”生曰：“某（自称）以

贱劣之躯，岂敢是望(这种希望)。”右相因请生同诣(意 yì，往)其所(指国王住的地方)。

行可(大约)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月 yuè，大斧)，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退避)道侧。生有平生(平日)酒徒(喝酒的朋友)周弁(变 biàn)者，亦趋其中。生私(暗暗地)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侍卫)严肃，若至尊(国君)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庄严)，居王位，衣(意 yì，穿)素练(白色绢丝)服，簪(zān，用簪子别在头发上)朱华冠。生战栗(身上发抖)，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敬称别人的父母)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发言)。王曰：“且就(到)宾宇(宾馆)，续造(订定)仪式。”有旨(皇帝的命令)；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指婚事)，意以为父在边将(守边防的将领)，因没(流落)虏中(敌人的地方)，不知存亡；将谓(可能是)父北蕃交逊(讲和退兵)，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原因)。

是夕，羔、雁、币、帛(这四种都是古代婚礼行聘的东西)，威容仪度(各式仪仗)，妓乐丝竹(吹弹乐器)，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需用的东西)，无不咸(都)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象这样的人)

数辈(好几个),皆侍从数千。冠(贯 guàn, 戴)翠凤冠,衣金霞帔(披 pī, 披肩),彩碧金钿(电 diàn, 嵌金的首饰),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风度姿态)妖丽,言词巧艳(伶俐),生莫能对(答话)。复有一女谓生曰:“昨(前时)上巳日(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来定为三月初三日),吾从(跟随)灵芝夫人过(到)禅智寺,于天竺院观右延(可能是西域人名)舞《婆罗门》(指印度舞蹈)。吾与诸女坐北牖(有 yǒu, 窗)石榻上。时(这时)君(您)少年,亦解骑(下马)来看。君独强(枪 qiāng, 硬要)来亲洽(亲热),言调笑谑(血 xuè, 说笑打趣)。吾与穷英妹结绶(红)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晤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讲席下)舍(施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盒子(犀牛角做的盒)一枚。时君亦在讲筵中,于师处请钗、盒视之,赏叹再三,嗟(阶 jiē)异(叹为珍奇)良久。顾(回头看)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一会儿)问吾氏(姓),或访(查问)吾里(住址),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目(盯着望着)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两句原出《诗经·小雅·隰桑》)!”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亲戚)!”

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上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侯相)。”中一人与生且故(熟识)。生指曰：“子非冯翊(凭益 píngyì，郡名，在长安西)田子华乎？”田曰：“然(是)。”生前，执手叙旧(谈叙过去的情事)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得到赏识)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住了下来)。”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管理狱囚、逮捕盗贼的官)，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人)取剑珮(佩玉)冕(礼帽)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

有仙姬(漂亮的侍女)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人世间所能听到)。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贵族出行时所设置的遮蔽风尘的行幕)，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朔 shuò，几次)言笑以解之。向者(方才)群女姑姊(指长辈平辈的妇女)，各乘风翼辇(捻 niǎn，车)，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撤障去扇(婚礼完成后撤去新娘障面的东西)，见一女子，云号(据说称做)金枝公主。年

可十四、五，俨若(真象是)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隆重)。

生自尔(从此)情义日洽，荣耀日盛，出入车服(指车马)，游宴宾御(接待和排场)，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僚(官员们)备武卫(指军队)，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付fù，上山)峻(高)秀，川泽(湖水)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畜之(生长在那里)。师徒(队伍)大获，竟夕(过了黄昏)而还。

生因他日(有一天)启(奏明)王曰：“臣顷(不久前)结好(结婚)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辅助)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古代对北方民族的通称)中；尔来(到如今)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覲(紧jìn,拜见)。”王遽(句jù,立即)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对臣子的称呼)但具(准备好)书状(报告情况的信)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愧kuì,赠送)贺之礼，一(一并)以遣之(把它们送去)。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间里(家乡)兴废。复言路道乖(相背)远，风烟(指消息)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来覲，云：“岁在丁丑，当与汝相见。”生捧书悲咽(抽泣)，情不自堪(自己受不住)。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做官）乎？”生曰：“我放荡不习（熟悉）政事。”妻曰：“卿（对人尊称）但为之，余当奉赞（帮助）。”妻遂白（报告）于王。累日（过了几天），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管得不好），太守黜（触 chù）废（革职），欲藉（依仗）卿才，可曲屈（委屈担任）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授（恭敬地接受）教命。王遂敕（斥 chì，命令）有司（主管官员）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奩（连 lián，盒）、仆妾、车马，列于广衢（大路口），以饯（用酒食送别）公主之行。生少（年轻时）游侠，曾不敢有望（有这么大的希望），至是甚悦。因上表（奏章）曰：

“臣将门馀子（不足轻重的儿子），素无艺术（本领），猥当（不相称地担任）大任，必败朝章（国家大事）；自悲负乘（职责），坐致覆餗（速 sù，倾翻，失败）。今欲广求贤哲（有才德的人），以赞不逮（代 dài，不周到）。伏（下对上用语）见司隶颍（影 yǐng）川（郡名，现在河南省中部和东南一带）周弁，忠亮（忠正）刚直，守法不回（不屈），有毗（皮 pí）佐之器（协助办事的才能）；处士（未曾做官的士人）冯翊田子华，清慎（廉洁谨慎）通变（通达事理变化），达（深知）政化之源（政治教化的根本）。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老交情），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请求委派为）南柯司宪（管

理刑狱的官)，田请署司农(管钱粮的官)。庶使(这样才可使得)臣政绩有闻(有所表现)，宪章(国家的法典制度)不紊(吻 wěn, 乱)也。”

王并依表以遣(派遣)之。

其夕，王与夫人餞于国(京城)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出产丰富)，人物豪盛，非惠政(爱民的政治)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努力)，以副(符合)国念。”夫人戒(叮嘱)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耗 hào, 喜爱)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你)善事(侍奉)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疆界)境不遥，晨昏(早晚)有间(不能会面)，今日睽(葵 kuí, 隔离)别，宁(哪能)不沾巾(眼泪湿了手帕)！”生与妻拜首(恭敬地下拜)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

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其 qí)老(老年人)、音乐(指乐队)、车辇、武卫、銮(鸾 luán)铃(指仪仗)，争来迎奉。人物阗(田 tián)咽(充满)，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智 zhì)堞(蝶 dié, 城墙)台观(楼台)，佳气郁郁(形容气象壮盛的样子)。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匾额)，曰：“南柯郡城”。见朱轩(红色的敞窗厅室)棨(起 qǐ)户(陈列仪仗的门)，森然(整齐严肃的样子)深邃(岁 suì, 深远)。生下车省(醒 xǐng, 考察)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

中大理(办好)。自守郡二十载(年)，风化(教化)广被(避 bì, 普及)，百姓歌谣(歌颂)，建功德碑(旧时记载地方长官功德的石碑)，立生祠宇(人还活着，为了纪念他功德而建立的祠庙)。王甚重之(器重他)，赐食邑(封地)，锡(赐)爵位，居台辅(宰相)。周、田皆以政治著闻(著名)，递迁(逐步升官)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依靠上代功劳，获得官职)，女亦聘(订婚)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世)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攻)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军队)以征之。乃表(上奏章推荐)周弁将(统率)兵三万，以拒(抵抗)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敌，师徒败绩(大败)；弁单骑裸身潜遁(偷偷地逃跑)，夜归城。贼亦收辎(资 zī)重(军用物资)铠甲而还。生因囚(逮捕)弁以请罪。王并舍之(宽恕他们)。是月，司宪周弁疽(居 jū, 毒疮)发背，卒(死)。生妻公主遘疾(害病)，旬日又薨(烘 hōng, 贵族死)。生因请罢郡(交卸太守职务)，护丧赴国。王许之(批准了他)。便以司农田子华行(代理)南柯太守事。生哀恸(痛 tòng, 痛哭)发引(丧车出发)，威仪(仪仗)在途，男女叫号(号哭)，人吏奠饌(赚 zhuàn, 用酒食祭拜)，攀轸遮道者不可胜(升 shēng)数(数也数不清)。遂达于国。王与夫

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輿(载灵柩的车)之至。谥(世 shì, 死后封号)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皇帝柩车所用的华盖)、鼓吹(乐队)，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已去世的)司宪于荣信，亦护丧赴国。

生久镇外藩(担任外郡军政长官)，结好中国(指京城)，贵门豪族，靡(米 mǐ, 无)不是洽(和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权势)日盛。王意疑惮(但 dàn, 害怕)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天象)滴(哲 zhé, 天象有变化)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喜 xǐ, 搬移)，宗庙崩坏；衅(信 xìn, 事变)起他族，事在萧墙(指最接近的地方)。”时议(当时舆论)以生侈僭(见 jiàn, 超越本分)之应(反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安置他)私第(自己的家里)。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坏)政，流言(流传的话)怨悖(倍 bèi, 违背事理)，郁郁(心里烦闷的样子)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能长寿而死)，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确然因此)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抚养)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



大魏安国国王罢退淳于芬

惛睡，瞢（梦 mèng）然（迷迷糊糊地）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泪）请还。王顾左右（侍卫的人）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

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车夫），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好象）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愈加）快（样 yàng）快（心中不快）。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殴 ōu，唱）歌自若（照常），久乃答曰：“少顷（一会儿）即至。”

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潸（山 shān）然（流泪的样子）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误 wù，醒来）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箒（碎 suì，拿着扫帚）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元 yuán，墙），馀樽（杯中剩馀的酒）尚湛（战 zhàn，水汪汪的）于东牖。梦中倏（叔 shū）忽（急速）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阶 jiē）叹（叹息），遂呼二客而语（裕 yù，告）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树木的妖怪）之所为祟（碎 suì，捣鬼）。遂命仆

荷(贺 hè, 揶揄)斤斧(斧头), 断拥肿(凸起不平的树干), 检查枿(聂 niè, 大树下丛生的细枝), 寻穴究源。旁可袤(茂 mào, 直)丈, 有大穴。根(底)洞然明朗, 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 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胡 hú, 五斗的量), 隐聚其中。中有小台, 其色若丹(朱砂), 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 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护卫)之, 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追查到)一穴: 直上南枝可四丈, 宛转(曲折)方中, 亦有土城小楼, 群蚁亦处其中, 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 西去(距离)二丈, 磅礴(旁伯 pángbó, 广大)空圻(空而洼陷), 嵌窞(旦 dàn, 象地窖一般)异状。中有一腐龟, 壳大如斗。积雨浸润, 小草丛生, 繁茂翳荟(意汇 yìhuì, 荫蔽), 掩映振(复盖)壳, 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 东去丈馀, 古根盘屈, 若龙虺(汇 huì, 蛇)之状; 中有小土壤, 高尺馀, 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 感叹于怀, 披阅穷迹(发掘出来的痕迹), 皆符(符合)所梦。不欲二客坏之, 遽令掩塞如旧。是夕, 风雨暴发。旦(天明)视其穴, 遂失群蚁, 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 都有迁徙。”此其验(应验)矣。复(又)念檀萝征伐之事, 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合 hè, 水已枯干)涧

(水沟)，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积，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嗟乎(叹词)！蚁之灵异，犹不可穷(研究明白)，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指居住山林间的大的动物)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现在属江苏省)，不与生过从(往来)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赶快)往候之。周生暴疾(急病)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空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信奉)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死)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旧约，指梦中父亲信里的话)之限矣。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往)洛(洛阳，现在属河南省)，暂泊淮浦(淮水边)，偶覩(敌 dī，会见)淳于生芬，询(问)访遗迹，翻复(反复)再三，事皆摭(直 zhí)实(证实)，辄(就)编录成传(赚 zhuàn，传记)，以资(给)好(号 hào)事(爱管闲事的人)。虽稽(机 jī)神语怪(谈说神怪的事)，事涉(关系着)非经(不合常理)，而窃位(不正当地获得官职)著生(生活得很风光)，冀(希望)将(以)为戒。后之君子，幸(希望)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现在陕西省华县)参军(官职名)李肇(照 zhào, 作者同时的人, 著有笔记小说《唐国史补》)赞曰:

“贵极(到了极点)禄位, 权倾(压倒)国都, 达人(通达的人)视此, 蚁聚何殊!”

### 【译文】

淳于棼原籍东平郡, 在江南一带是个仗义行侠的人。他喜欢喝酒, 爱发脾气, 不拘小节; 家里有巨万产业, 收留着一班行侠仗义的人物。他因为懂得武艺, 曾经在淮南节度使部下担任副将; 由于酒醉之后, 冒犯了主帅, 被革掉官职, 很不得意, 生活越发放浪, 一味饮酒解闷。他的家住在扬州城东面十里地方。住宅南面有一棵古老的大槐树, 枝干又长又密, 绿荫沉沉, 遮盖了好几亩面积。淳于棼天天和那些朋友们坐在树荫下面, 尽情喝酒。

贞元七年九月的一天, 淳于棼酒喝得太多, 把人喝坏了。这时候, 有两个朋友在席上扶着他回家, 让他躺在厅堂东边廊檐下面, 并对他说: “你就睡一会吧。我们还要喂马、洗脚, 等你略微好一些才走。”淳于棼就解去头巾, 靠在枕上休息, 在迷迷糊糊中, 好象做起梦来。他看见有两个穿紫衣的使者, 向他跪拜说: “槐安国王派小臣们来邀请大驾。”淳于棼不由起身下床, 整了整衣服, 跟着两个使者走到门口。那

里正停着一辆髹着青色的小车，驾着四匹高头大马，旁边还有七八个跟随的人。他们扶淳于棼上了车，出了大门，直向大槐树下的洞口驰去。

不料使者就赶着马车进入洞穴，淳于棼心里很觉惊奇，却又不敢问。抬头一看，眼前的山河、景物、草木、道路，跟人世间大大的不同。走了几十里，远远望见城墙，车马行人也多了，在路上来往不断。淳于棼旁边跟随的人大声吆喝，行人们也忙向两旁闪避。车子又进了一座大城，只见朱红的城门，高大的城楼，楼上题有“大槐安国”四个金字。守城门的人赶忙上前行礼招呼。接着，有个骑马的人跑来通知：“国王因为驸马远道来到，吩咐暂在东华馆休息一下。”说完，就在前面领路。

走了一会，看到一处敞开的大门口，淳于棼下车进去。只见庭下有的是彩色的栏杆、雕饰的堂柱、美丽的花木、珍异的果树，厅上陈设着桌椅、坐垫、帘幕、酒席。淳于棼看了，心里暗自高兴。又听得有人喊道：“右丞相快到了。”淳于棼下阶恭候。就有一位身穿紫色长袍，手拿象牙朝版的人，大步走上前来，不用说就是右丞相了。当下行过宾主相见之礼，右丞相开言说：“敝国国王不自量国土遥远偏僻，现在迎接您来，打算高攀婚姻。”淳于棼说：“我是个微贱愚劣的人，怎敢存这种希望！”右丞相就请他一同去拜见国王。

走了一百步光景，进了朱漆大门，门里两边摆列

二  
一  
七  
三

着矛、戟、斧、钺等武器，一些侍卫官吏退立在走道旁。淳于棼看见他有个平日一起喝酒的朋友，名叫周弁的，也挤在人丛中，心里暗暗地高兴，可是不敢上前问话。右丞相带领他走上大殿，殿上警卫森严，看来象是国王的住所。正中的王位上坐着一位魁伟严肃的人，身穿白色绢袍，头戴朱红花冠。淳于棼有点害怕，不敢抬头观看。旁边侍卫叫他下拜。只听得国王说：“前些时候得到尊大人吩咐，承蒙他不弃我们这个小国，允许让我的次女瑶芳侍候你。”淳于棼光俯伏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国王又说：“你暂且住在宾馆里，等我们先把结婚仪式安排定当吧。”就传下圣旨，叫右丞相陪伴淳于棼一起回宾馆。淳于棼猜想这件婚事的来由：当初他父亲原是守卫边防的将领，后来陷落在他邦，从此连生死存亡都不知道，可能是他邦已经讲和退兵，父亲才来提到这事。想想心里很疑惑，到底弄不清楚。

这天晚上，羊羔、大雁、金钱、绸缎等聘礼，以及旗盖仪仗、歌舞乐队、酒席灯烛、车马礼物等需用的东西，没有一样不齐备。又有一群姑娘们，有的叫华阳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这样的姑娘有好几个，每一个都带着大批侍女。这些姑娘戴的是珠翠的凤冠，穿的是金绣的霞帔，五光十色的妆束，镶金嵌玉的饰物，叫人眼睛也睁不开来。她们走着玩着，来到宾馆里，抢着跟淳于郎开玩笑。姑娘们姿态妖艳，口才伶俐，叫淳于棼简直没法应

付。

又有个姑娘对淳于棼说：“那一次是三月初三，我跟着灵芝夫人到禅智寺，在天竺院看右延跳《婆罗门》舞。我跟女伴们坐在北窗下石榻上。那时候您还年轻，也下马来观看。您还硬要来跟我们亲热，胡扯些调笑打趣的话。我跟穷英妹子把红手帕打了个结，挂在竹枝上，这事您难道记不起了吗？还有七月十六那天，我在孝感寺碰到上真子，一起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我在讲座上施舍了两只金凤钗，上真子施舍了一只犀角盒。那时您也坐在讲席中，向契玄法师那里请求把钗、盒拿来看看。您翻来覆去地赏鉴着，口里好一会赞叹不停，又回头看着我们说：‘这么漂亮的人儿，这么珍奇的东西，都不是人世间所有的。’您又罗唆起来，一会儿询问我的姓名，一会儿打听我的住址，我全没理睬。您却总是恋恋不舍，一双眼睛老盯着我，难道您也想不起来了么？”淳于棼套用《诗经》的两句诗回答说：“隐藏在心底里，哪一天能忘记！”姑娘们就说：“可想不到今日跟您攀了亲戚！”

又有三个男子，穿戴得很堂皇，上前向淳于棼行礼说：“我奉国王命来给驸马做候相。”其中有一个淳于棼看看十分面熟，便指着他问：“你不是冯翊郡的田子华吗？”这人回答说：“正是。”淳于棼赶忙上前，握着他的手，拉拉扯扯谈了好大一会儿。又问道：“你为什么会长住在这里呢？”田子华说：“我漫游到这

里，承蒙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瞧得起我，就住了下来。”淳于棼又问：“周弁也在这里，你可相熟吗？”田子华说：“周君是个显要的人物，担任司隶的官职，权势很大，我也几次承他照应。”两人说说笑笑，十分快乐。不久有人来传话说：“驸马可以前去了。”那三个傧相便拿起宝剑、佩玉、衣帽，请淳于棼更换。田子华说：“想不到今天能够看到您的大礼，将来可别忘了啊！”

这时候有好几十个美女，奏起各种优美的音乐来，声音婉转清亮，曲调缠绵悲凉，真不是人世间所能听到的。还有几十个美女，捧灯执烛，在前引导。看看两边，都是金色绿色的帐幕，光彩耀眼，接连有几里长。淳于棼端正地坐在车中，心里恍恍惚惚，安定不下来，田子华却几次跟他谈笑，让他宽心。方才那群姑娘们，其实都是亲戚，各坐着凤翼车，在那里来来往往。到了一处门前，上面题名“修仪宫”，那群姑娘们也拥拥挤挤地来到门旁，叫淳于棼下车行礼。在婚礼进行中，跪拜进退的仪式，跟人世间完全相同。等到新娘给拿去面障，却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封号叫金枝公主，漂亮得真象天仙一样。交拜的礼节更不用说是非常隆重的了。

结婚之后，夫妻俩越来越恩爱，淳于棼也越来越荣华富贵。他进出时坐车辆的规格，宴会时接待宾客的排场，仅仅比国王差一些。那天，国王叫淳于棼和文武官员配备了军队，到京城西面的灵龟山去打猎。那里山岭高峻秀丽，湖水广阔深远，长林丰草，在那

里生长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大家猎到了很多的禽兽，直到黄昏后才回城。

有一天，淳于棼启奏国王说：“臣婿结婚那天，大王指示说是由于家父的吩咐。记得家父当初辅助边防将领，作战失利，陷落在他邦，到现在音信不通有十七、八年了。大王既然知道他在那里，请让我去拜见一次。”国王忙说：“亲家翁守卫北方疆土，音信从未断过。你只要备了家信送去，用不到自己走一趟。”淳于棼就叫妻子备办了孝敬和庆贺父亲还在的礼物，连书信一同差人送去。过了几天，回信来了。看看回信中写的，确实都是有关他老人家的事情。信里还有些想念和教导的话，情深意切，正跟过去一样；又问起亲戚中那些还健在、那些已去世；乡里间有哪些建设、哪些废革；再提到道路相隔很远，彼此音信不通，话说得十分悲伤。可是他老人家并不让淳于棼去探望，只说：“到了丁丑那年，就可跟你碰面。”淳于棼拿着信，悲痛地哭泣着，感情激动得受不住。

又有一天，妻子对淳于棼说：“你难道不想做官吗？”淳于棼说：“我放荡惯了，不懂得怎样办理政务。”妻子说：“你尽管担任好了，我可以帮助你。”妻子就去向父王说了。过了几天，国王告诉淳于棼说：“我国的南柯郡政务办得不好，太守已经革职，现在想借重你的大才，希望你委屈担任一下。就跟小女一起去吧。”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命令。国王就叫主

管官员准备太守的行装，拿出许多黄金、宝玉、绸缎、箱笼，还有婢仆、车马等等，都排列在大路口，让公主带去。淳于棼年青时候光知道仗义行侠，从来不敢存大富大贵的希望，现在可高兴极了，就上了一本奏章说：

“臣虽然出身将门，无足轻重，平日又没有真才实学。担当这样的重任，一定会败坏国政；想到所负的职责，更容易招致倾覆。现在打算多找几个有才德的人，来补助自己不周到的地方。颍川人周弁，现任司隶官职，为人忠直刚正，守法无私，是个很好的辅佐人才。冯翊人田子华，还未担任官职，为人廉洁谨慎，识时通变，深明政治教化的根本。臣跟这两人都有十年的交谊，深切知道他们的才能，可以把政务委托他们。因此恳请委派周弁为南柯郡司宪，田子华为南柯郡司农。这样才可使臣在办事成绩上有所表现，国家的法典制度也会有条不紊了。”

国王读了奏章，全部批准，叫周、田两人同去。

这晚，国王和夫人在城南设宴送别。国王对淳于棼说：“南柯是我国的一个大郡，土产丰富，人口众多，没有好政治就难以弄得有条有理。现在有周、田两位辅佐，望你好好努力，使得符合国家的期望。”夫人嘱咐公主说：“淳于郎性情刚强，喜爱喝酒，而且年少气盛。你要知道做妻子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温柔顺从，你能好好地服侍他，我在这里也可以放心了。南柯离开京城虽然并不太远，究竟不能早晚都见面，

今天跟你分别，我哪能不流泪呢！”淳于棼和公主恭敬地行礼作别，向南出发。他俩坐在车上，武士们骑马护卫着，一路上有说有笑，心情十分欢畅。

几天后到了南柯郡。那里那些大小官员、和尚道士、父老士绅、歌妓乐队以及掌管车马、警卫、仪仗的人，都争着出来迎接侍候。那光景真象人山人海，一阵阵撞钟击鼓、欢呼喧闹的声音，如沸如潮。这样接连不断有十几里。抬头望见城墙、亭台、楼阁，好一片壮丽的气象。进入那高大的城门，门上也有块大匾额，题着：南柯郡城。又看到一行朱漆的敞窗厅堂，大门内陈设着刀枪剑戟，屋宇整齐幽深，那便是太守府了。

淳于棼接任之后，立刻下去考察当地情况，给老百姓解除痛苦，行政事务都交给周、田两人去办，把南柯郡治理得很好。他做了二十年的太守，百姓都受到他的恩德教化，到处在歌颂他，给他建立功德碑和盖造生祠。国王也非常器重淳于棼，赏赐他封地、爵号，地位和宰相一样。周弁和田子华也因为政绩卓著，几次递升官阶。那几年里，淳于棼生了五男二女，男的都靠门荫封了官职，女的也跟王亲国戚的子弟订了婚。说不尽的荣华富贵，当时谁也比不上淳于棼。

这年，有个檀萝国来侵犯南柯郡。国王叫淳于棼练兵点将，准备出击。淳于棼上奏章保荐周弁统带三万人马，在瑶台城抗击敌军。不料周弁光凭血



气之勇，没有重视敌人力量，结果吃了个大败仗，单身匹马，袍甲也没穿，连夜逃跑回到城中。敌人也收拾了军用物资铠甲等回兵。淳于棼把周弁关押起来，向国王请求处分；国王却宽赦了他们。就在这一月，周弁因为背上毒疮发作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又害了病，只有十天光景也死了。淳于棼就上奏章请求交卸太守职务，护送公主灵柩回京。得到国王批准，就派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的职务。淳于棼伤心痛哭，护送丧车出发。丧仪出发时，一路上男女百姓号哭相送，官吏们摆设酒菜祭奠，也有攀住车辆挡住道路来挽留淳于棼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到了京城，国王和夫人穿着素服，出城哀哭，正在等待丧车到来。接着，追赐封号叫“顺仪公主”，重新备了仪仗、华盖、乐队，把灵柩葬在京城东面十里的盘龙冈上。周弁的儿子周荣信，也在本月护送周弁灵柩回到京城。

淳于棼做了二十年大郡太守，跟满朝文武都有交情，豪门贵族，没有一个不跟他和好的。自从交卸职务，回京居住，出入不受拘束，交结宾客更多，作威作福，气焰一天比一天高。国王已经在疑忌他。这时候有人上了本奏章说：“天象出现变化，预示国家将有大祸；那时京城要迁移，宗庙会毁坏，事变由外族起因，却在最近旁的地方发生。”一般议论都认为是淳于棼享受越出本分，才引起了上天的预兆。国王就调走了淳于棼的侍卫，禁止他的交游，让他住在自

己家里，同看管一般。

淳于棼仗着自己镇守大郡多年，从未有过错失，现在遭受这些没来由的毁谤，心里当然十分郁闷。国王也知道了他的心境，就对他说：“我们做了二十多年亲戚，不幸小女中途去世，不能跟你白头偕老，我的心里实在非常悲痛。”夫人就把外孙们留在王宫里，由她抚养。国王又对淳于棼说：“你离家已有多年，可以趁这时回到本乡，看看亲戚族人。外孙们留在这里，可用不到挂念。三年之后，我会派人迎接你来。”淳于棼说：“这里就是我的家了，叫我再回到什么地方去？”国王笑了笑，说：“你原是人世间来的，家可不在这里啊。”淳于棼开头好象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好一会，才象大梦初醒，记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他禁不住流下眼泪，请求回去。国王回头招呼侍卫的人送他。淳于棼再拜告辞，看见又是从前那两个穿紫衣的使者跟随着他。

到了大门外，看见给他准备的车子很不象样，平日跟随他的仆人、车夫一个也不在，他不由感叹难受起来。上了车，走了几里光景，出了这座大城，四下里看看，正象是当初东来时经过的道路，山河田野，依旧跟从前一样。只是送他的两个使者，一点也没有前次的那般威风，淳于棼越加感到不快。他问两个使者：“什么时候可到扬州城？”两个使者管自唱着歌，爱理不理的，好一会才回答说：“不久就到了。”

一会儿，车子驶出一个洞穴，淳于棼看到了家乡

的街坊，也和当初一模一样。他禁不住一阵伤心，眼泪点点滴滴地流了下来。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车，跨进家门，走上阶沿，淳于棼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躺在东边廊檐下面，不由大为惊惧，不敢上前。两个使者大声吆喝着淳于棼的姓名，喊了几遍，淳于棼忽然醒了过来。抬头一看，家里的僮仆正在打扫院子，两个朋友正坐在榻上洗脚，太阳光还斜照在西边的粉墙上，喝剩的酒还晃漾在东窗下杯盏中，可不料梦中的光阴那么快，好像已经过了一世了！

淳于棼感慨叹息，就叫两个朋友过来，把梦中的经历告诉他们。大家都很惊异。他俩就跟淳于棼走到屋外，找到了那棵大槐树下的洞穴，淳于棼指着说：“我在梦中闯进去的，就是这个洞。”两个朋友认为有狐狸或树妖在作怪。他们便叫仆人拿起斧头，砍掉树根上的杈杈块块，折去丛生着的枝枝叶叶，寻究洞穴里有些什么东西。向旁挖了一丈多，发现一个大洞，洞底豁然明亮，可以放得下一张床榻。那里堆积着一些泥土，看来象是城郭、楼台、宫殿的模样。里面聚集着千千万万个蚂蚁。中间有一座小台，红红的象朱砂，两个大蚂蚁住在台上，白色的翅膀，红色的头，全身大约三寸长，另外有几十个大蚂蚁在周围护卫着，旁的蚂蚁都不敢走近。不用说这就是国王和夫人了。这里也就是槐安国的京城啊。

又挖到一个洞穴，上面正距槐树向南的枝柯有四丈光景。洞里的通道曲折，中间方方的，也有土城

小楼，里面也住着好些蚂蚁。这就是淳于棼担任太守的南柯郡。另外有个洞穴，在西边两丈光景，中间广大空洼，有点象地窖模样。里面有一只已经腐烂的乌龟，壳大得象一只斗。由于积雨潮湿，生长着一丛丛小草，倒也十分茂盛，几乎把整个壳都掩盖了。这就是淳于棼打过猎的灵龟山。还找到一个洞穴，在东边一丈多远地方，老树根象龙蛇一般盘屈着；中间有个小土堆，高一尺光景，这就是淳于棼在盘龙冈安葬公主的坟墓了。

淳于棼回想前事，心里是说不尽的感慨，看看发掘出来的洞穴，都跟梦里经历的一模一样。他不愿意两个朋友把它们毁坏了，立刻吩咐仍旧掩盖堵塞好。这天夜里，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天明一看，洞里的蚂蚁都已迁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梦中听到的预言，“国家将有大祸，京城要迁移”，现在果然应验了。淳于棼又想到檀萝国来侵犯的事，再邀了那两个朋友出去寻找踪迹。在住宅东面一里地方，有一条早已枯干的山涧，涧旁有一棵大檀树，树上爬满了藤萝，抬头不见天日。树边有个小洞穴，也有好些蚂蚁住在里面。檀萝国难道不就是这个地方吗？

唉，小小的蚂蚁居然有这种怪事，已经叫人想不透，那些住在深山里、躲在森林中的禽兽，它们的装妖作怪，更怎么料得到呢？当时淳于棼的酒友周弁、田于华都住在六合县，跟淳于棼已有十天光景

不曾往来了。淳于棼马上差个僮仆赶去探望他们，才知道周弁已经害急病死了，田子华也病倒在床。淳于棼有感于南柯一梦，全属空虚，联想到人生在世，也不过转眼之间，因此皈依道教，戒绝酒色。过了三年，正是丁丑年，病死在家，年四十七岁，恰好符合梦中父亲信里的话。

作者李公佐在贞元十八年秋八月，从吴郡往洛阳，船暂停在淮水边，偶然会见淳于棼。问起那一场梦境，又考查遗迹，反复再三，证实确有那么一会事，就写成本篇传奇，给喜欢异闻奇事的人欣赏。虽然内容谈说神怪，不合常情，可是对于那些钻营官位妄想富贵的人，倒可引为儆戒。希望后世的大人先生们，把功名富贵看成偶然碰到的南柯一梦，别再拿着官爵地位向别人夸耀了！

前华州参军李肇还写了四句赞语：

官职确实是高高无比，  
京城里谁也及不上他的权势。  
可是让通达的人看看，  
跟蚂蚁窠里还不是一般无二！

# 霍小玉传

蒋 防

## 【作者介绍】

蒋防，字子微（一作子征），家住在义兴（现在江苏省宜兴县），元和（唐宪宗年号）、长庆（唐穆宗年号）时人。曾经做过翰林学士、汀州刺史等官职。

## 【说明】

本篇故事中的李益是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字君虞，陇西姑臧（现在甘肃省武威县）人。他写的边塞诗，形象鲜明，音律和美，很多被当时乐工谱成曲子传唱。他的性情十分“妒痴”，“防闲妻妾苛严”，《唐书》也有记载。但本篇叙述他抛弃霍小玉的故事，是不是事实，不得而知，也不必考究。

本篇通过李益迫使霍小玉悲愤死去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婚姻问题上的社会矛盾，控诉了封建门阀制度的罪恶。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霍小玉虽然是个妓女，却是那么纯洁善良，忠于爱情，而性格又非常刚烈倔强。与此相对照，作者刻划了李益势利软弱、

寡情薄义的丑恶面目。至于霍小玉死后对李益的种种报复，虽然也曲折地体现了被迫受害者的一种复仇愿望；不过作者用这样的手法来处理李益的结局，并且使卢氏和别的妇女，也连带成为悲剧的牺牲者，终究是作品的一个缺点。

这篇作品由于它的结构谨严，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一向被推为唐传奇中的名作。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其中《紫钗记》就是取材于本篇。

### 【原文】

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中，陇西（郡名，现在甘肃省陇西县一带）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擢 zhuó）第（考上进士）。其明年，拔萃（科举考取后复试撰拟判词），俟（四sì，等候）试于天官（吏部，掌管文官的铨叙升降）。夏六月，至长安，舍（住）于新昌里。

生门族清华（高贵），少（青年时候）有才思，丽词嘉（佳）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前辈老先生），翕（戏xì）然（一致的样子）推伏（推崇、佩服）。每自矜（今jīn，自夸）风调（才华），思得佳偶（配偶），博（广泛地）求名妓，久而未谐（斜xié，合意）。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旧时）薛驸马家青衣（婢女）也；

折券(毁了卖身契,就是赎身)从良(娼妓、婢女嫁人),十馀年矣。性便辟(会鉴貌辨色),巧言语,豪家戚里(皇亲国戚的住所),无不经过,追风(通风报信)挟策(出主意),推为渠帅(头子)。当受生诚托(恳切的嘱托)厚赂(丰厚的买通别人的财物),意颇德之(感激他)。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下午二时到四时),忽闻扣门甚急,云是(说是)鲍十一娘至。摄衣(撩起衣袍)从之,迎问曰:“鲍卿(对人的亲密称呼)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这句可能是当时的俗语,出处不详)?有一仙人,谪(哲 zhé,降职)在下界,不邀(贪)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脚色),共十郎(李益)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拉)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但 dàn,害怕)。”因问其名居(姓名住址)。鲍具(一件件地)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名叫)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烘 hōng,贵族死),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婢妾生育的),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质(容貌)秾艳(华丽鲜艳),一生未见;高情(高雅的情致)逸态(俊逸的态度),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鲍十一娘自称)求一好儿郎格调(品德才华)相称



(趁 chèn, 相当)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窃 qiè, 合意)。住在胜业坊古寺曲(曲就是巷),甫上车门(矮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约定时间)。明日午时,但至曲头(巷口)觅(密 mì, 寻访)桂子(婢女名),即得矣。”

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堂兄)京兆(京师)参军(军府和州郡的属官)尚公处假(借)青骊驹(青黑色的小马)、黄金勒(马的络头)。其夕,生浣(晚 wǎn, 换洗)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妹 mèi, 睡)。迟明(天将明未明时),巾帻(泽 zé, 戴上头巾),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排怀 pāihuái, 踱来踱去,这里指打扮来、打扮去)之间,至于亭午(正午),遂命驾(备马出发)疾(快速)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可不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

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怎么样的)儿郎,造次(冒冒失失)入此?”生调诮(俏 qiào, 打趣)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鸚鵡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加强语气的句末助词)!”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饿 è)然(吃惊的样子)不敢进。遽(qūn)巡(局促不安的样子),鲍引净持下阶相迎,

延(邀请)入对坐。年可(大约)四十馀,绰(chuò)约(柔美轻盈的样子)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向来)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仪容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有名无实的人)。某有一女子,虽拙(缺乏)教训,颜色不至丑陋(漏 lòu),得配君子(对李益的敬称),颇为相宜。频(多次)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指做妻子)。”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想不到)顾盼(看顾),倘垂(承蒙)采录(收留),生死为荣!”

遂命酒僮(篆 zhuàn, 设宴),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美玉)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既而(接着)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即故人(熟朋友)来’,即此十郎诗也。尔(你)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指低垂着头)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指霍小玉)爱才,鄙夫(粗野的人,李益自称)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拿起酒杯)数巡(轮流敬了几遍酒)。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抢 qiǎng)之(硬要她做)。发声清亮,曲度(曲调)精奇。

酒阑(酒喝够了),及暝(名 míng, 黑夜),鲍引生

就西院憩(气 qì)息(休息)。闲庭邃(岁 suì)宇(深深的屋子),帘幕甚华。鲍令侍儿(婢女)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言谈)温和,词气(语气)宛媚(宛转逗人)。解罗衣之际,态有馀妍(研 yán,美好)。低帏昵(逆 nì,亲近)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传说楚怀王在梦中和巫山神女欢会)、洛浦(洛水之滨,传说魏曹植在洛浦遇见洛水女神宓妃)不过也。中宵(半夜)之夜,玉忽流涕(泪)观生曰:“妾(古代妇女自称)本倡家,自知非匹(不相配)。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仁德的人,指李益)。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改换),使女萝(一种攀附在别的树上的植物,和下面的“秋扇”都是小玉比喻自己)无托,秋扇(秋凉时候的扇子)见捐(被抛弃)。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升 shēng,受不住)感叹。乃引臂替枕,徐(慢慢地)谓玉曰:“平生(平日)志愿,今日获从(实现),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肩 jiān,供书画用的白色丝绢),著(写明)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搯(干 qiān)幄(拉起帐幕)执烛,授生笔砚。玉管弦(吹弹,指擅长音乐)之暇,雅好(号 hào,很喜爱)诗书,筐箱笔砚,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náng,袋),出越姬(指浙江一带养蚕的姑娘)乌丝栏(绢或纸上的黑线格子)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提起笔

来)成章(文章),引谕山河(把山河作为比喻),指诚日月(指着日月恳切地立誓),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写)毕,命藏于宝篋(窃 qiè, 箱)之内。自尔(从此)婉变(鸾 luán, 感情好)相得(互相投合),若翡翠(鸟名,翡是雄,翠是雌)之在云路(高空)也。

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时撰拟判词的考试)拔萃登科(考中),授郑县(现在河南省郑州市)主簿(管理文书簿册的官员)。至四月,将之官(接任),便(就便,顺路的意思)拜庆(为了授官而庆祝)于东洛(东都洛阳)。长安亲戚,多就筵饯(备办酒席送行)。时春物(景物)尚馀,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营 yíng)怀(牵绕在心)。玉谓生曰:“以君(您)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景仰羡慕),愿结婚媾(婚姻),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正妻),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仅是)虚语耳(罢了)!然妾有短愿,欲辄(者 zhé, 就)指陈(说明),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谨敬地放在心上)。”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代 dài, 到)君壮室之秋(三十岁娶妻的年龄),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高贵的门族),以谐秦晋(订结婚约。春秋时秦、晋两国世世通婚),亦未为晚。妾便

舍弃人事(指人世间的正常生活),剪发披缁(资 zī,穿上黑色衣服,去做尼姑),夙(素 sù)昔(向来)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指着太阳发誓),死生以之(无论死活都是这样)。与卿偕老,犹恐未愜素志,岂敢辄有二三(三心两意)!固请不疑,但端居(安心住着)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回到)华州(现在陕西省华县),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再)数日,生遂诀别(分别)东去。

到任旬日(十天),求假往东都覲(紧 jìn,拜见)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对人母亲的敬称)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世家大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按照规矩)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亲戚朋友),涉历(渡过)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辜负(违背)盟约,大愆(干 qiān,耽误)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旧友),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数(朔 shuò,好几次)访音信。虚词诡(轨 guǐ)说(谎话),日日不同。博求师巫(巫师),遍询卜筮(世 shì,起卦),怀忧抱恨,周岁有馀。羸(雷 léi,瘦弱)卧空闺,遂成沉疾(重病)。虽

生之书题(书信)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位 wèi, 赠送)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急)，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前 qián, 偷偷地)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寄售商店)侯景先家货卖(售卖)。曾令侍婢浣沙将(拿着)紫玉钗一只，诣(义 yì, 往)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皇宫里的工匠)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鬋(古代女子满十五岁时举行的梳头仪式)，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怏怏(心中闷闷不乐)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悲伤的样子)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失掉机宜)落节(失身)，一至(竟然达到)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

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阴历十二月)，又请假入城就亲(准备迎娶)。潜卜(选择)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唐代由于经义考试及格的士子)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掌 zhǎng) 厚(忠厚)。昔岁常与

生同欢(欢饮)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毫无隔膜)。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刍(除 chū, 指日用品)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这样的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病况)沉绵(病重的样子),惭耻忍割(忍心割爱),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希望)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无力支持的样子)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豪爽正义的人),皆怒生之薄行(寡情薄义的行为)。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指朋友)五、六人,诣崇敬寺玩(欣赏)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对人的敬称)终能弃置,实是忍人(心肠残酷的人)。丈夫之心,不宜(不应该)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责备)之际,忽有一豪士,衣(意 yì, 穿)轻黄紵(注 zhù, 细麻布)衫,挟弓弹,丰神(风度神采)隽(俊 jùn, 俊秀)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短发)胡雏(僮仆,是个胡人)从后,潜行以听之。俄而(一会儿)前揖(一 yī, 拱手行

礼)生曰：“公(对人的敬称)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崑山、函谷关以东，和关中对称)，姻连外戚(泛指亲戚关系)。虽乏文藻(不大会吟诗作文)，心尝乐(要 yào, 喜爱)贤。仰公声华(声名才华)，常思觐(够 gòu)止(会见)。今日幸会，得睹(看到)清扬(清秀的容貌)。某之敝居(自己住宅的谦称)，去(距离)此不远，亦有声乐(歌舞乐队)，足以娱情(使心情愉快)。妖姬(艳丽的歌妓)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任凭的意思)公所欲。但愿一过(来一次)。”生之侪(柴 chái)辈(同伴们)，共聆(听到)斯(这)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鞭打)马同行，疾转数坊(街坊)，遂至胜业。

生以近郑之所止(居住的地方)，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止 zhǐ)尺(距离很近)，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迂延(拖拖拉拉地行动)之间，已及(到)郑曲。生神情恍惚(疏忽 huǎnghū, 迷迷糊糊的样子)，鞭马欲回。豪士遽(句 jù, 立刻)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先(前)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座席)，使玉脱鞋。惊寤(误 wù, 醒来)而告母。因自解(解释)曰：“鞋者，谐也”(“鞋”和“谐”声音相





霍小玉痛斥负心郎，饮恨而亡

同)。夫妇再合。脱者，解也（“解”和“脱”意义相同）。既合而解，亦当永诀（永远分别）。由此征（预测）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一早晨），请母梳妆。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龟（敏 mǐn）勉（勉强）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歔（恤 xù）然（忽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雷 léi，瘦弱）质娇姿，如不胜致（支撑的意思），时复掩袂（妹 mèi，流泪时用衣袖遮住脸），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座上的人）皆唏嘘（希虚 xīxū，叹息）。

顷之（一会儿），有酒肴（姚 yáo，肉食）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故，悉（都）是豪士之所致（送来）也。因遂陈设，相就（靠近）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把酒浇在地上，表示誓愿）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美好的容貌）稚齿（指年轻），饮恨（含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锦绣的衣服）弦管（音乐），从此永休！征痛（招致痛苦）黄泉（指阴间），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恶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痛 tòng，痛哭）号哭数声而绝（断气）。母乃举

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醒来)矣。

生为之缟(号 hào)素(穿孝服)，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缯(汇 huì)帷(灵帐)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好像)平生。著(穿)石榴裙(红裙)，紫褙(科 kē)裆(古代妇女穿的一种长袍)，红绿帔(披 pī)子(披肩)。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馀情。幽冥(指阴间)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

后月馀，就礼(举行婚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闷闷的样子)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赤 chī)叱(象声词)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馀，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遑遑(匆匆忙忙地)走起，绕幔数匝(zā, 遍)，倏(叔 shū)然(忽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误 wù, 憎恨)，猜忌万端(各种各样)，夫妻之间，无聊(毫无生趣的样子)生矣。或有亲情(亲友)，曲(委曲地)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弹)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犀(有斑纹的犀牛皮)钿花(罗甸嵌花)盒子，方圆一寸馀，中有轻绢，作同心结(连环回文的结，表示爱情)，坠于卢氏

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红豆，表示互相思念之意)二，叩头虫一，发杀鬚(资 zī，不详)一，驴驹媚(媚药，这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荒唐的说法)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hǒu，大声叫)，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诘 jié，问)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鞭打)，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休弃了她)。

卢氏既出(封建社会里男子片面离婚)，生或侍婢媵(孕 yùn)妾(陪嫁的婢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现在江苏省扬州市)，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柔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浴盆)复营于床，周回(周围)封署(贴上封条)；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收藏)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现在江西省上饶县西北)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大都)皆如初焉。

## 【译文】

大历年间，陇西郡有个姓李的书生，名益，二十岁就考上了进士。下一年，照规定要经过复试，才能够

委派官职，便去向吏部报考。六月里，到达长安，住在新昌里。

李益原是高贵的家族出身，年青又有才华，写得一手漂亮的诗文，大家都说是盖世无双。前辈老先生，也一致表示佩服。他风流自赏，很想找一个美貌的女子做配偶，到处访寻有名的歌女，好久还碰不见中意的。长安城里有个媒婆鲍十一娘，原是薛驸马府中的丫环，赎身嫁了人，已经有十多年了。她心眼儿真是八面玲珑，一张嘴又能说会道，无论豪门贵族、皇亲国戚的家里，都有她的踪迹；她的走门路、出主意的本领，可算是个头等好手。她受到李益的重托和厚赂，心里很感激，总想找个出力的机会。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下午，李益正闲坐在宅院的南亭里，忽然听得打门声很急，说是鲍十一娘来了。李益连忙撩起衣袍跟了出去，迎面就问：“鲍家娘娘今天是什么风吹来的？”鲍十一娘笑道：“你做了好梦没有？有一位仙女下降到人世，不贪金银财宝，只爱风流郎君。这样的人才，跟十郎正好配对成双！”李益听了，惊喜得直跳起来，只觉全身轻快；拉着鲍十一娘的手，一边下拜，一边道谢，说：“别说叫我一辈子当奴仆，连死了也心甘情愿！”就问那姑娘姓甚名谁，住在哪里。

鲍十一娘一五一十地告诉李益：“她是已经过世的霍王的小女儿，名叫小玉，当初霍王十分喜欢她。母亲名叫净持，原是王爷宠爱的丫环。那年，王爷刚死，

弟兄们因为小玉不是正室生的，不愿意收留在家，就分给她们一点财物，叫她们搬了出去。她们改成姓郑，旁人也不知道小玉就是王爷家的女儿。她长得那样漂亮，真的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高雅的情操、潇洒的风度，件件事都胜过别人；音乐诗文，没有一样不通晓的。昨天她母亲托我给找个好郎君，要才貌都相当的。我就把您十郎介绍了。她们也听到过李十郎的声名，觉得非常满意。她们家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略进去那矮门的宅院就是。我已经跟她们约定，明天正午，您只要到那边巷口探问一个叫桂子的丫环就行了。”

鲍十一娘走了之后，李益便准备赴约的事。叫家僮秋鸿到堂兄京兆参军尚公那边，借了一匹青灰色的好马，套上黄金的马络头。这一夜，他沐浴更衣，修饰容貌，快乐得心花怒放，整夜也没有闭上眼睛。天蒙蒙亮，起身戴上头巾，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只怕不称心。打扮来，打扮去，已到了正午，立刻吩咐备马快走，一直跑到胜业坊。走近约定地点，果然有个丫环站在那里等候，只见她上前问道：“您不是李十郎吗？”李益跳下马，她吩咐把坐骑牵到屋后，忙忙地关上了门。

只见鲍十一娘从里边出来，老远地笑着说：“什么样的儿郎，怎么冒冒失失地闯到这里来了？”李益也向她打趣了几句，说笑间已被带进中门。那院子里栽着四棵樱桃树，西北角的一棵上挂着一只鸚鵡

笼，那鸚鵡看见李益进来，立刻叫道：“有人进来，快放下帘子啊！”李益到底还是个脸嫩的，心里正在七上八下，忽然听得鸚鵡这样叫唤，不觉吃了一惊，站住了脚。他正在局促不安，鲍十一娘领着净持走下阶台迎接，请李益到厅堂里面对面坐下。净持不过四十多岁，风姿还很好，谈笑也非常逗人。她对李益说：“久仰十郎人品风流，现在又看到您仪表俊秀，果然是名不虚传了。我有个女儿，虽然缺少教训，长得还不十分丑陋，跟您十郎相配，倒也还得当。承蒙鲍十一娘几次提到这层意思，如今就让她永远服侍您吧。”李益道谢说：“我才能低劣，资质平庸，想不到会这样瞧得起我。倘若我承蒙收留在府上，不论生前死后，都感到说不出的荣幸！”

于是净持吩咐摆开筵席，又叫小玉从厅堂东面闺房中出来相见。李益赶忙行礼迎接，只觉得屋子里好像添了一棵玉树，开了一朵仙花，绚烂的光采，叫人眼花撩乱。接着，小玉就坐在净持的旁边。净持对她说：“你常常爱念‘开帘风动竹，疑即故人来’两句诗，就是这位十郎的大作啊。你整天吟咏着、想念着，怎么比得上当面一见呢！”小玉却低头微笑，轻声说：“见面不如闻名好，才子哪会不漂亮！”李益站起身，连连向她下拜说：“小娘子喜爱文才，小生倾倒美貌，真个是一双两好，郎才女貌！”娘儿俩不由得互相看看，笑了起来，就拿起酒杯，敬了几遍酒。李益又站起身，请小玉唱歌。小玉开头不肯答应，经不起

母亲的勉强，只得唱了。歌声是那样的清脆嘹亮，曲调又是那样的宛转精妙。

酒喝够了，黄昏已降临了，鲍十一娘领着李益到西院去休息。静静的庭院，深深的屋子，各种帘幕又都十分华丽。鲍十一娘吩咐桂子、浣沙两个丫环，给李益脱掉靴子，除去腰带。一会儿小玉进来，两个人款款地叙谈着。小玉的言词温柔文雅，语气宛转逗人。轻解罗衣之际，说不尽的娇羞模样……。李益心里暗想：从前楚王跟巫山神女欢会，曹植跟洛神相见，也不过这样吧。

到了半夜，小玉忽然淌着眼泪，看着李益说：“我原是卖唱人家，自己知道跟您配不上。现在靠着一点姿色，才获得您的欢心。可是想到将来青春消逝，恩情便会变换，我就像失掉乔木的女萝，无处托身，又像秋风里的团扇，被人抛弃。如今在欢乐到极点的时候，想到这些，怎能不悲伤呢！”李益听了，也忍不住感慨叹息起来，伸出胳膊给她当枕头，缓缓地对小玉说：“我平日的愿望，好容易今天才实现了，即使粉身碎骨，也立誓不离开你。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要是你还不信的话，请拿一幅白绢，把我们的盟誓写在上面吧。”

小玉才擦干眼泪，叫丫环樱桃拉开帷幕，拿着蜡烛，又把笔砚给李益。原来小玉在吹奏弹唱之余，也很喜爱诗文，日常用的书籍笔砚，都是王府里的旧东西。她就打开绣花书囊，拿出三尺质地精良的带乌



丝栏的白绢，交给李益书写。李益素来富有才思，出口成章，他提笔写着，说的全是海枯石烂、爱情不变、敢向上天立誓等等的话，句句都很恳切，叫人看了不由得感动。写完了，就叫把它收藏在贴身宝箱里。从此，李益跟小玉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正像翡翠鸟双双飞在云端里一样的得意。

这样过了有两年，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第三年春天，李益考上了吏部的复试，被派做郑县主簿。到了四月里，将要上任去，顺路要往东都洛阳去探亲庆祝。长安的亲戚备办了酒席，给李益送行。这时候正是春末夏初，残红在树，新绿成荫，饮宴完毕，宾客陆续散去，李益跟小玉格外感到说不出的依恋。小玉就对李益说：“像您这样的才华和声名，仰慕您的人不用说很多；愿意跟您高攀婚姻的，也不在少数。况且您堂上有着严谨的母亲，屋里没有正式的妻子，您这次回去，一定会结个好姻缘。我们定情时候的一番盟誓，看来只是空话罢了！可是我有一点儿心意，想说出来，让您永远放在心上，您还愿意听一听吗？”李益惊异地说：“我怎么使你不高兴了，才让你说出这一番话来？快把你的心意告诉我，我一定郑重地遵守。”

小玉说：“我今年才十八岁，您只有二十二岁，到您三十成家的年龄，还有八年。希望我俩一辈子的欢乐恩爱，在这八年中享受完。以后您再挑选门当户对的人家，也还算不得太迟呢。到那时候，我愿意

丢开人世间的一切欢乐，削发做尼姑。要是能够这样，我平素小小的愿望，也就满足了。”李益听了，又是惭愧又是感激，不由流下了眼泪，就对小玉说：“对着上天立过的誓，无论死活都得遵守。跟你白头到老，我还觉得不够，哪里还会三心两意呢！请你千万不必猜疑，只在这里安心等待。到了八月里，我一定回到华州，差人来迎接你。再见的日子不会远的！”又过了几天，李益便跟小玉分别，往东去了。

李益在郑县到职才十天，便告假往洛阳探亲。他还没有到家，他的母亲已经给他跟卢家表妹议婚，婚约也说定了。李益的母亲平日很严格，因此他心里犹豫，可不敢拒绝，结果还是按礼答谢，接着便商量起婚期来。卢家也是高门大族，女儿出嫁，聘财一定要有上百万的，要是不到这个数目，照规矩不肯举行婚礼。李益门第虽高，家境却比较贫寒，婚事的费用必须向别人借贷，就推托其他的理由，到各处奔走，向至亲好友设法，渡过了淮河和长江，从秋天一直跑到第二年夏天。他自己也知道对不起小玉，违背了盟约，回去接她的时间也已经大大地耽误了，就干脆横着心肠，什么音信也没有捎给她，让她断绝了期望。他又嘱托远在长安的亲友，不要向小玉泄露风声。

可怜小玉盼过了秋天，还不见李益派人来接她，几次向人打听消息，人家不是这样说，便是那样讲，没有一次回答是可信的。她又到处去求神卜卦，结

果还是落空。她含着忧愁痛苦，盼了一年多，就害起病来；孤另另地躺在闺房里，病势越来越沉重了。虽然李益到底没有片纸只字捎来，可是小玉对他的想念和盼待，却一点儿也不曾改变。她又送礼给李益的亲戚朋友，希望他们能够给她通个消息。因为寻求得这样迫切，现钱常常接济不上，就把箱子里的衣服珍玩，暗地里叫丫环拿出去换钱，这些东西大都是托西市侯景先那家旧货商店出卖的。

那一次，她叫丫环浣沙拿了一只紫玉琢成的发钗，往侯景先家出卖，路上碰到一位皇家作坊里的老玉器匠。他看见浣沙拿着的紫玉钗，上前辨认了一会，说：“这枝钗是我亲手制成的啊！还记得那年霍王的小女儿将要上鬢，叫我做了这只紫玉钗，王爷送了我一万文钱，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你是什么人？这枝钗是从哪里得来的？”浣沙说：“我家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女儿。可怜她家境衰落，又失身于人。前次她丈夫到东都去了，就再也没有消息；她郁闷成病，如今已经快两年。要我卖了这枝钗，备办一点礼物送人，好探听丈夫的音信。”那老玉器匠听了，悲伤得掉下泪来，说：“唉，本是金枝玉叶，不料一失足竟会到这个地步！老汉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看到这种盛衰无常的事，禁不住伤心啊！”就带着浣沙到延先公主府里，把这事告诉了公主；公主也很感动，叹息了好一会，送了十二万文钱叫浣沙拿回去。

再说跟李益定亲的那位卢家姑娘原住在长安，

李益把聘财张罗完毕，就回到郑县。这年十二月，又请假来到京城，准备迎娶。他秘密地找了个冷僻的住所，不让旁人知道。有一位名叫崔允明的书生，是李益的表弟，人很厚道，往年常常跟李益在小玉家里欢宴，大家在杯盘交错之中谈谈笑笑，毫无隔膜。他每次得到李益的一点消息，一定老老实实地告诉小玉；小玉经常送些日用品、衣服给他，他也很感激小玉。现在李益到了长安，崔允明又把种种情形去对小玉实说了。小玉听了，又怨又恨，叹息着说：“天下难道竟会有这种事情吗！”她拜托了好些亲友，想方设法要请李益来会会面。

不料李益因为耽误了期限，违背了盟约，没脸去见她；又知道小玉病势沉重，内心惭愧，忍心割爱，不愿意再到她的家里去。甚至一早晨就出门，傍晚才回来，免得有人来找他。小玉日日夜夜，流泪哭泣，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光希望见一见李益，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的心里充满冤苦愤怒，躺在床上，病情更重。这样长安城中便有些人多少知道了这件事。那些风流人物，都称赞小玉多情；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全愤恨李益薄情寡义。

转眼已到三月，人们都出去游春。那天，李益同了五六个朋友，到崇敬寺看牡丹花，一边在西廊上漫步，一边吟诗联句。京兆郡有一位叫韦夏卿的，是李益的好友，这天也在一起。他对李益说：“春光这样明媚，花草树木都欣欣向荣，可怜郑家姑娘，独自在

空房里含冤抱恨！您到底理也不理睬她，真是太残酷了。大丈夫的胸怀光明正大，可不应该这样。希望您好好想一想！”正在感叹责备的时候，忽然有个侠客模样的人物，身穿浅黄色的麻纱上衫，手里挟着弹弓，风度英俊，服装漂亮，只有一个剪短头发的胡人童仆跟随在后面。这位侠客偷偷地跟着听了好一会，就走上前来，向李益拱手行礼，说道：

“这位不是李十郎吗？我原籍山东，跟您还沾点儿亲戚，虽然不太懂得吟风弄月的玩艺儿，可是也很敬爱才子诗人。久仰您的声名才华，常想能够会会面，今天侥幸碰见，总算看到了您清秀的仪容。我的住所离开这里并不远，也有点音乐歌舞，可以消遣解闷；还有艳丽的歌妓八九人，骏马十多匹，都可任您赏玩。希望您能光临一次。”

李益的朋友们听了这话，连声赞同。他便跟黄衫侠客骑马一同前去，很快穿过几条街道，前面就是胜业坊了。

李益看见这里离开小玉的家很近，不愿意再走过去，就假称还有事情，拉转马打算回头走。黄衫侠客忙说：“在下的住所就在眼前，您怎能过门不入呢？”就拉着李益的坐骑，硬拖着前进。拖拖拉拉地走了几步，已到小玉家的巷口，李益在迷迷糊糊中吃了一惊，趁空马上加鞭，就想溜走。黄衫侠客立刻叫几个奴仆把李益架下马，边抱边抬地走进巷里，很快把他推进那矮门，吩咐把门锁上，大声向里面报告：

“李十郎来了！”一家人又惊又喜，闹哄哄的声音连外面都听得到。

前一夜，小玉梦见有个穿黄色长衫的汉子抱了李益进来，送到席子上，叫她给李益脱鞋。她惊醒过来，把梦中的事告诉了母亲，还自己详梦道：“‘鞋’和‘谐’声音相同。这是夫妻会见的意思。‘脱’和‘解’含义相同。会见了又分解，恐怕要永别了。从梦中的征兆看来，我跟他一定就会相见；相见之后，我就要死了。”一清早，她请母亲给她梳妆打扮。净持以为小玉病了好久，神志有点迷乱，不大相信她说的话。可是也只得勉强给她梳妆一下。不料梳妆才完毕，就听说李益果真来了。

小玉好久以来都是病恹恹地躺在床上，转个身也要旁人帮助，此刻听说李益到来，忽然自己起身下床，换了衣裳就走到外面，好像有神明扶助似的。她跟李益相见，眼里满含着愤怒，冷冷地对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她那病弱的身子，娇柔的姿态，像是支持不住的模样；时时掩面哭泣，回头看看李益。面对着这种情景，她感伤极了，在座的人都连声叹息。

一会儿，忽然有几十样佳肴美酒，从外面送进来。大家觉得奇怪，忙问是从哪里来的，原来都是黄衫侠客送来的。于是摆开酒菜，大家围拢坐了下来。小玉斜着身子，转过脸来，看了李益好一会，忽然拿起酒杯，把酒浇在地上，说：“我是个弱女子，薄命到这般！你是个大丈夫，负心到这样！我年纪轻轻，就

要怀着满腔悲恨结束这一生！亲娘还在堂上，再也不能供养；锦绣似的前程，美满幸福的生活，从此对我永远没有分了！使我痛苦地死去，都是你的缘故。李君啊李君，现在就要永别了！我死了要化作一个愤恨不平的鬼魂，让你和你的大妻小妾永远得不到安宁！”说完就伸出左手拉着李益的手臂，把酒杯扔到地上，声泪凄惨地痛哭了几声，断了气。净持忙把小玉抬起来放在李益的怀里，叫李益呼唤她，可是她再也不能复活了。

李益只得为她穿上素服，早晚哭吊，显得很悲痛。将要埋葬的那一夜，忽然看见小玉出现在灵帐之中，容貌的美丽，跟生前一模一样。她系着红裙，穿着紫袍，披着红绿色的披肩，斜身靠在灵帐旁，手里拈弄着绣花的带子，回头看着李益说：“承你相送，还算有点馀情。我在阴间，怎能不感叹！”说完，就不见了。第二天，把她安葬在长安城外御宿原。李益也到坟墓前面，尽情地哭了一番才回去。

过了一个多月，李益就跟卢家姑娘举行婚礼。他回忆过去跟小玉的欢爱，又受到良心的责备，心里总是郁郁不乐。五月里，跟卢氏一起回郑县去。到郑县十来天，一个晚上，他正在卢氏房里，忽然听得帐外发出嗤嗤的嘲笑声。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只见有一个小伙子，年纪大约二十多岁，长得温雅俊美，藏身在帐子后边，连连向卢氏招手。李益急匆匆地

赶过去，在帐子那边兜了几圈，那小伙子一下子却不见了。从此李益心里十分厌恶，百般猜疑，对卢氏的一举一动都要查根究底，夫妻之间，冷冰冰地变得毫无生趣了。有时亲友们向李益委曲劝慰，他的心情才宽解了一些。

又是十来天后，有一次，李益从外面回到房里，卢氏正坐在榻上弹琴，忽然看见从门外扔进一只罗甸嵌花的犀牛皮小盒子来，大小约有一寸多，还有一方轻巧的绢帕，折成同心连环结，正好落在卢氏怀中。李益打开盒子，看见里面有红豆两颗、叩头虫一只、发杀髻一枚、媚药一小撮。他立刻火冒三丈，像野兽般吼叫着，顺手拖起琴来，向卢氏直撞过去，逼她供出真情来。卢氏可到底连自己也无法表白。从此以后，李益动不动就对她横加毒打，用尽种种虐待手段，最后还是告到公堂上，把她休弃了。

李益既然跟卢氏离了婚，丫环中只要有被他爱上的，便受到猜疑妒忌；甚至有因为猜忌把她杀害了的。他曾经到扬州去游玩，娶了一个有名的歌妓叫营十一娘的回来。营十一娘的容态温和柔媚，李益很喜欢她。每当两人坐着闲谈，李益就告诉她：“我曾经在某处娶了某家姑娘，她犯了某一件事，被我用某一种方法处死了。”天天说的老是这一套话，想叫营十一娘害怕他，免得发生不干不净的事。他出门的时候，就叫营十一娘躺在床上，拿一只大浴盆把她盖住，周围严密地贴上封条；回到家里，一定仔细检查



过，然后再放她出来。他又收藏着一柄短剑，非常锋利，他一边玩弄短剑，一边盯着侍婢们说：“这是信州葛溪出产的精铁铸成的，只用来砍掉作孽的人的脑袋。”总之，他只要跟哪个妇女有往来，就会对她猜疑妒忌，弄到结了三次婚，每次都闹成跟卢氏一样的结果。

# 李 娃 传

白 行 简

## 【作者介绍】

白行简(公元775—826年),字知退,下邳(现在陕西省渭南县)人,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兄弟。贞元(唐德宗年号)末年登进士第,曾经担任左拾遗、主客郎中等官职。擅长诗赋,有诗集二十卷,现在已不存。所作传奇留到现在的,有本篇和《三梦记》。

## 【说明】

李娃的故事在唐代已经是流行的说唱材料了,称为“一枝花”,在诗人元稹的作品里也提到过。本篇可能就是根据“一枝花”故事改写的。

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李娃。她虽然是社会地位卑下的妓女出身,但具有优良的品质,一方面自己想及早脱离黑暗苦难的妓院生活,一方面又苦心劝导荥阳生刻苦读书,发愤上进。后来荥阳生考中发迹,将出任成都府参军时,她感到自己的地位卑下,就劝荥阳生以后应当找个合适的对象,好好的自

爱前途，而她自己准备分手离去。这说明她的心地光明纯洁，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的门阀观念加在他们爱情上的压力，并构成作品的一个现实内容。不过，作品最后写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还得到皇帝的赞赏，因而使李娃这一人物仍然落入封建正统的结局，却是作品的缺点之一。

李娃的故事，曾经被元代石君宝改编为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代的薛近兗（一说徐霖）改编为传奇《绣襦记》。

## 【原文】

汧（干 qiān）国夫人（封号，汧国在现在陕西省汧阳县西）李娃（“娃”不是正式名字，是北方地区对美丽少女的一般称呼），长安（唐代的京城）之娼女（妓女）也。节行（品性和行为）壤（归 guī）奇（高尚奇特），有足称者（值得称道的），故监察御史（官名，负责纠察百官和巡视各地）自行简为传述。

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5年）中，有常州（现在江苏省武进县）刺史（州的长官）荦（形 xíng）阳公（意思就是郑老爷，荦阳，现在河南省荦泽县，郑姓在那里很有声望）者，略其名氏（姓），不书（写）。时望（当时的名誉、地位）甚崇（高），家徒（僮仆）甚殷（众多）。知命

之年(五十岁),有一子,始弱冠(惯guàn,男子二十岁左右)矣;隽(俊 jùn)朗(英俊聪明)有词藻(早 zǎo,有文才),迥(窘 jiǒng)然(高远的样子)不群(和一般人不同),深为时辈(当时同等的人)推伏(佩服)。其父爱而器之(看重他),曰:“此吾家千里驹(千里马,比喻英俊少年)也。”应乡赋秀才举(被州郡里保送进京应秀才科考试),将行,乃盛(丰厚地备办)其服玩车马之饰(装备),计其京师(京城)薪储之费(生活费用),谓之曰:“吾观尔(你)之才,当一战而霸(一考就榜上名列在前)。今备二载(年)之用,且丰(丰厚地准备)尔之给(给养),将为其志也。”生(荜阳公的儿子)亦自负(自以为了不起),视上第(考试中成绩最优等的)如指掌(比喻很容易)。自毗(皮 pí)陵(武进)发,月馀抵长安,居于布政里。

尝(曾经)游东市还,自平康(长安里名,是当时妓院集中的地方)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曲就是小巷),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岁 suì,严紧深入)。阖(合 hé,闭)一扉(门),有娃方(正在)凭一双鬟(发髻)青衣(丫环)立,妖姿要(腰 yāo)妙(美妙),绝代(当世)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餐 cān, 停马)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假作)坠鞭于地,候其从者(跟随的童仆),敕(赤 chì, 命令)取之。累(几次)眄(面 miàn, 斜眼看)于娃,娃

回眸(谋 mǒu, 眼珠)凝睇(弟 dì, 盯着看), 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说话)而去。生自尔(从此)意若有失, 乃密征(求)其友游长安之熟者, 以讯(问)之。友曰:“此狭邪女(妓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回答)曰:“李氏颇贍(善 shàn, 富)。前与通之者(跟她往来的人)多贵戚豪族, 所得甚广。非累(增高)百万(指钱), 不能动其志(心意)也。”生曰:“苟患其(只怕它)不谐(斜 xié, 合), 虽百万, 何惜!”

他日(有一天), 乃洁其衣服, 盛宾从(跟随的人)而往, 扣其门。俄(一会儿)有侍儿(丫环)启扇(jiōng, 开门)。生曰:“此谁之第(住宅)耶?”侍儿不答, 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掉了马鞭的公子)也!”娃大悦(月 yuè, 高兴)曰:“尔姑(暂且)止之(叫他等一下), 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暗自)喜。乃引至萧墙(当门的小墙)间, 见一姥(母 mǔ, 老太婆)垂白(头发花白)上僂(楼 lóu, 驼背), 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说话)曰:“闻兹地(此地)有隙院(空屋子), 愿税(租)以居; 信乎(有这回事吗)?”姥曰:“惧其浅陋湫隘(秋爱 qiūài, 狭窄), 不足以辱(委屈)长(掌 zhǎng)者(品德高尚的人, 指荥阳生)所处, 安敢(哪敢)言值(指租费)耶!”延(邀请)生于迟宾之馆(招待宾客的屋子), 馆宇甚丽。与生偶坐

(相对坐在一起),因曰:“某(自称)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带领)见之(代生)。”乃命娃出。明眸皓(号 hào,洁白)腕,举步艳冶(艳丽极了)。生遽(句 jù,立刻)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谈)寒燠(欲 yù,天气冷暖,指应酬的话),触类(一举一动)妍媚(讨人喜爱),目所未睹。复坐,烹(砵 pēng,煮)茶斟(针 zhēn,倒)酒,器用(用具)甚洁。

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问)其居远近。生给(代 dài,欺骗)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希望)其远而见留(相留)也。姥曰:“鼓已发(打)矣。当速归,无犯禁(夜里不准出城的禁令)!”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助词)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怎么办)?”娃曰:“不见责僻陋(以地方不好相责怪),方将(原来要)居之,宿何害(有什么关系)焉!”生数(朔 shuò,几次)目(看)姥。姥曰:“唯唯(答应)的声音。”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坚 jiān,丝绸,古时可作货币用),请以备一宵之饌(篆 zhuàn,酒食)。娃笑而止(阻拦)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不是这样)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句 jù,贫贱)之家,随其粗粝(历 lì,粗糙的食物)以进(奉上)之。其余以俟(四 sì,等候)他辰(另外的时间)。”固(坚决)辞,终不许。

俄徙(喜 xǐ,迁移)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

(形容光彩)夺目；妆奁(连 lián, 梳妆盒)衾(亲 qīn, 被)枕，亦皆侈(齿 chǐ, 奢华)丽。乃张烛进饌，品味甚盛。彻饌(吃完了饭)，姥起。生娃谈话方切(亲密)，诙谐(灰斜 huīxié, 说趣话)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你，既亲昵又敬重地称呼对方)门，遇卿适(正巧)在屏(屏门)间。厥后(从此之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放下)。”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不光是)求居而已，愿偿平生(平日)之志。但未知命(运气)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一件件地)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欲望)存焉。情苟(假使)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阻止)也。女子固陋，曷(哪)足以荐(侍奉)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指席榻的台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奴仆)。”姥遂目之(把他当做)为郎，饮酣(酣 hān, 酒喝得畅快)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驼 tuó, 口袋，指行李)，因家(住)于李之第。

自是(从此)生屏(丙 bǐng)迹(不出外)戢(及 jì)身(身子藏在家里)，不复与亲知(亲友)相闻(互通消息)。日(每天)会娼优(演戏的人)侪(柴 chāi)类(一类的人)，狎(亲近)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育 yù, 出卖)骏乘(马匹)，及其家童。岁馀，资财仆马荡然(空空的样子)。迩(耳 ěr)未(近来)姥意渐息，娃情

弥(迷 mí)笃(赌 dǔ, 更厚)。他日, 娃谓生曰: “与郎相知一年, 尚无孕嗣(怀孕)。常闻竹林神者, 报应如响(象回声一样的立刻灵验), 将致荐酹(洛 luò, 用酒食祭拜)求之, 可乎(同意吗)?” 生不知其计, 大喜。乃质(典押)衣于肆(店铺), 以备牢(牛羊猪三牲)醴(里 lì, 甜酒), 与娃同谒(叶 yè, 指祭拜)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过了两夜)而返。

策驴(赶着驴)而后, 至里北门, 娃谓生曰: “此东转小曲中, 某(自称)之姨宅也。将憩(气 qì, 休息)而覲(紧 jìn, 拜见)之, 可乎?” 生如其言, 前行不逾(超过)百步, 果见一车门(矮门), 窥(亏 kuī, 探看)其际(指门内), 甚弘敞(宽大明爽)。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 “至矣。” 生下, 适(正巧)有一人出访, 曰: “谁?” 曰: “李娃也。” 乃入告。俄有一媪(裕 yù, 老妈妈)至, 年可(大约)四十馀, 与生相迎, 曰: “吾甥来否?” 娃下车, 媪逆(迎)访之曰: “何久疏绝(没有往来)?” 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 遂偕入西戟门(偏门)偏院。中有山亭, 竹树葱蒨(欠 qiàn, 茂盛), 池榭(亭台)幽绝。生谓娃曰: “此姨之私第耶?” 笑而不答, 以他语对(答对)。

俄献茶果, 甚珍奇。食顷(吃一顿饭的时间), 有一人控(这里指骑)大宛(良马的别称), 汗流驰至,



曰：“姥遇暴疾(急病)颇甚，殆(几乎)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指心)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两人说话)，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死)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救助)其急，奈何遽(立刻)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丧礼)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回报)，何也？郎骤(zòu, 赶快)往视之，某当继至。”生遂往。

至旧宅，门扃钥(锁)甚密，以泥緘(肩 jiān, 封闭)之。生大骇(害 hài, 惊怕)，诘(诘 jié, 问)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满期)矣。第主(房东)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得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路程)不能达。乃弛(池 chí, 解下)其装服，质馔而食，赁(吝 lìn, 租)榻而寝。生恚(汇 huì, 恼恨)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天明时候)，乃策蹇(肩 jiān, 赶着驴子)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三四次)，有宦者(做官的)徐(慢慢地)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逆 nì, 藏)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尚书(古代官名)宅。昨日有一人税此院，云

(据说)迟(志 zhì, 等候)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感发狂,罔知(不知)所措(举动)。

因返访布政旧邸(底 dī, 旅馆),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懣(闷 mèn, 烦闷),绝食三日,遭疾(害病)甚笃(病重),旬馀愈甚(更厉害)。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代办丧事的店铺)之中。绵缀(病得要死的样子)移时(拖了好些时候),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伺之。后稍愈,杖(拄着拐杖)而能起。由是(从此)凶肆日(每天)假(借)之令执纆(汇 huì)帷(灵帐),获其值(工资)以自给。累月(过了几个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挽歌),自叹不及逝者(死去的人),辄(辄 zhé, 每)呜咽(叶 yè, 哭不出声来)流涕(泪),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没有多久),曲尽(极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比得上)。

初(当初),二肆之佣(指经营)凶器(丧事用品)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鱼 yú, 车轿一类)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出丧时唱的挽歌)劣焉。其东肆长(掌 zhǎng, 掌柜的)知生妙绝,乃醖(句 jù, 湊集)钱二万索(要求)雇焉。其党(同伙)耆(其 qí)旧(老前辈),共较其所能(擅长)者,阴(秘密地)教生新声,而相赞和(贺 hè, 应声合唱)。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陈列)所佣之器于

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值五万，以备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合同），署（签）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贺 hè）会（大聚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管街道的差人）告于贼曹（缉捕盗贼的官员），贼曹闻（申报）于京尹（首都的地方长官）。四方之士，尽赴趋焉（那里），巷无居人。

自旦（早晨）阅之，及亭午（正午），历举鞶（捻 niǎn，车）舆威仪（仪仗）之具，西肆皆不胜，师（领班的人）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角），有长髯（然 rán，颊上的须）者，拥铎（夺 duó，拿着大铃）而进，翊（意 yì，辅助）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顿颡（噪 sǎng，点着头）而登，乃歌《白马》（古代祭奠的歌曲）之词；恃（仗着）其夙（素 sù，一向）胜，顾（回头看）眄（面 miàn，斜视）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独一无二）一时，不可得而屈（压伏）也。有顷（一会儿），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戴着黑头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拿着）翳（洒 sǎ，羽毛做的大扇）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舒展）喉发调，容（神色）若不胜（升 shēng，不能承担）。乃歌《薤（谢 xiè）露》（古代送丧的歌曲）之章（篇），举声清越（嘹亮），响振林木。曲度（曲调）未终，闻者唏嘘（希虚 xīxū，

哭泣的声音)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俏 qiào, 讥笑),益惭耻;密置所输之值于前,乃潜(前 qián, 偷偷地)遁(逃跑)焉。四坐愕眙(饿翅 è chī, 瞪眼直视, 表示惊异的样子),莫之测也。

先是(在这以前),天子方下诏(皇帝的命令),俾(使)外方之牧(地方长官),岁一至阙(雀 què)下(朝廷),谓之“入计”。时(这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官职相同的人)易服章(换穿便衣)窃往观焉。有老竖(老仆人),即生乳母婿(丈夫)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泪的样子)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很)似郎(指荥阳公)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西 xī, 怎么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归,竖间(趁空)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方才)歌者谁?若斯(此)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凜(凜 lǐn)然(吃惊的样子)大惊;徐往,迫(靠近)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变了脸色),回翔(躲躲闪闪的样子)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妹 mèi, 衣袖)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

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安放)面目复相见耶!”乃徒行(步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

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其师命相狎昵(逆 nì, 亲近)者阴随之, 归告同党, 共加伤叹。令二人赍(机 jī, 持着)苇席瘞(意 yì, 埋葬)焉。至, 则心下微温。举之, 良久, 气稍通。因共荷(贺 hè, 扛着)而归, 以苇筒灌勺饮, 经宿乃活。月馀, 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鞭打)之处皆溃烂, 秽甚。同辈患之(觉得厌烦), 一夕, 弃于道周(路旁)。行路(指路上的人)咸(都)伤之。往往投其馀食, 得以充肠。十旬, 方杖策(拄着棍棒)而起。被(穿着)布裘, 裘有百结, 褴褛(衣服破破烂烂)如悬鹑(纯 chún, 比方破烂的衣服)。持一破瓿(欧 ōu, 碗), 巡于闾里(街坊), 以乞食为事。自秋徂(cú, 到)冬, 夜入于粪壤窟(枯 kū)室, 昼则周游廛(chán)肆(市场)。

一旦, 大雪, 生为冻馁(nèi, 饿)所驱, 冒雪而出, 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惻(伤心)。时雪方甚, 人家外户多不发(开)。至安邑东门, 循里垣(元 yuán, 墙)北转第七八, 有一门独启左扉, 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 遂连声疾呼: “饥冻之甚!” 音响凄切, 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 谓侍儿曰: “此必生也! 我辨其音矣!” 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瘦)疥癩, 殆非人状。娃意感焉, 乃谓曰: “岂非某郎也?” 生愤懑绝倒(昏



李娃绣襦搭救乞讨的郑公子

倒)，口不能言，颌颔(移 yí, 点头)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如 rú, 绣花的上袄)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痛 tòng, 痛哭)曰：“令子(你)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苏醒)。

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脸色严肃)却睇(转过眼光)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财物)，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坠落)，不得齿(提到)于人伦(家属关系)。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蹶(至 zhì, 困苦堕落)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详细了解)其本末(经过情形)，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对不起人家)，鬼神不佑，无自贻(招致)其殃也。某为姥子，迨(到)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资，不啻(翅 chì, 不止)值千金。今姥年六十馀，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这人)别卜所诣(意 yì, 另外找个安顿的地方)。所诣非遥，晨昏(傍晚)得以温清(庆 qīng, 问候)，某愿足矣。”姥度(夺 duō, 料想)其志不可夺，因许之。

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

次以酥乳润其脏。旬馀，方荐(进奉)水陆之饌(山珍海味)。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意yì)之。未数月，肌肤稍腴(丰满)；卒岁(过了一年)，平愈如初。

异时(过了些时候)，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深思)寂虑(静想)，默想曩(nǎng)昔(以前)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酒楼)南偏门鬻坟典(书籍)之肆，令生拣而市(买)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专心学习)，俾(使)夜作昼，孜(资zī)孜矻(误wù)矻(勤劳不息的样子)。娃常偶坐，宵分(半夜)乃寐(寐mèi，睡眠)。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成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广泛阅读)。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报名应科举考试)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又)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考上最优等)，声振礼闈(礼部，六部之一，科举考试由礼部主持)。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整衣)敬羨，愿友之(跟他结交)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指士人)苟获擢(浊zhúo，考上)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朝廷内)之显职(高官)，擅(占有)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行为不端正，事迹下贱)，



不侔(谋 móu, 不能不比)于他士。当砉淬(粹 cuì, 琢磨锻炼)利器(指应试的文才), 以求再捷, 方可以连横(指互相竞争)多士, 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 声价弥(迷 mí, 越加)甚。

其年, 遇大比(三年一次的考试), 诏征四方之隽(各地有才能的人), 生应直言极谏科(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科目), 策名(列名)第一, 授成都府(在现在四川省)参军(军府和州郡的属官)。三事以降(太尉、司徒、司空以下的官员), 皆其友也。将之官(上任), 娃谓生曰: “今之复(恢复)子本躯(本来面目), 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 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院 yuàn, 美女)鼎族(高贵的人家), 以奉蒸尝(主持祭祀的事, 就是主持家政的意思)。中外婚媾(指表亲结婚, 门当户对), 无自黷(独 dú, 自招烦恼)也。勉思自爱, 某从此去矣。”生泣曰: “子若弃我, 当自刳(井 jǐng, 割颈自杀)以就死!” 娃固辞不从, 生勤请弥慰。娃曰: “送子涉(渡)江, 至于剑门(现在四川省剑阁县东北), 当令我回。”生许诺。

月馀, 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升官的诏书)至: 生父由常州诏入, 拜成都尹(地方长官), 兼剑南(剑阁以南一带)采访使(官职名, 和巡按使差不多)。浹辰(十二天), 父到。生因投刺(送上名片), 谒于邮亭(迎送过路官员的公家交通站)。父不敢认, 见其

祖父官讳(名)，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说明)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在什么地方)。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益 yì)日(下一天)，命驾(分付准备车马)与生先之(往)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古代婚礼的六项手续)以迎之，遂如秦晋(春秋时秦晋两国国君世世通婚)之偶(配偶)。

娃既备礼(依礼成婚)，岁时伏腊(夏天和冬天的祭祀)，妇道甚修(完备)，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爱重)。向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古代守孝的草庐)，一穗(岁 suì, 本)三秀(枝)。本道(地方官)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蒙 méng, 屋栋中间)。天子异之，宠锡(赏赐)加等。终制(三年守孝完毕)，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在现在山西省)尹。弟兄婚媾皆甲门(高贵的家族)，内外隆盛，莫与之京(相比)。嗟(阶 jiē)乎(叹词)，娼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哪能)不为之叹息哉！

予(我,作者自称)伯祖尝牧(主管)晋州(现在山西省临汾县),转户部(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户口、田赋、财政),为水陆运使(户部下面管理水陆运输的官员),三任皆与生为代(做前后任),故谙(安 ān)详(熟悉)其事。贞元(唐德宗年号,公元785—804年)中,予与陇西(郡名,现在甘肃省陇西县一带)公佐(李公佐,唐朝传奇作者)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拍手)竦(sǒng,敬)听,命予为传。乃握管(笔)濡(如 rú,沾湿)翰(笔尖),疏(详述)而存之。时乙亥岁(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述)。

### 【译文】

汧国夫人李娃,本是长安的妓女。她品性高尚,行事奇特,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监察御史白行简给她写篇传记,把事迹记述下来。

天宝年间,有一位常州刺史荜阳公——这里略去他的真名实姓不提,就用他这个姓的郡名来称呼他吧。这位荜阳公的声名、地位都很高,家里有不少僮仆,资财富足。年纪五十岁,只有一个儿子,快二十岁了。这青年英俊聪明,富有文才,在同辈的人中很有鹤立鸡群的样子,大家都非常钦佩

他。荥阳公对他也很钟爱、器重，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啊！”那次，他由当地保送进京应试，将要出发的时候，荥阳公给他充足地备办了衣服、用具、车马，又计算他在京城里的生活费用，对他说：“我看凭你的文才，一下子就可以高占魁首。如今给你准备了两年的费用，而且特地多给一些，让你可以安心上进。”这位青年——荥阳生——也自以为很了不起，把考中功名看得象一转手那样容易。他离开武进一个多月后到达长安，住在布政里。

有一天，荥阳生游览东市回来，走进平康里东门，打算到街坊的西南方探望一位朋友。经过鸣珂曲，看到有一户人家，门庭并不怎样高大，屋子却很幽深。大门半开着，有一位青年姑娘，倚靠着一个梳双髻的丫环站在那里。那姑娘面貌美丽，身段苗条，真是从未看到过的。荥阳生见了，不由得停住坐骑，呆了好大一会，踱来踱去，总是舍不得离开。他假作一失手，把马鞭掉在地上，等待跟随的僮仆走上来，吩咐把马鞭拾起。趁这机会，他又膘了那姑娘几眼，姑娘转过眼睛，也紧盯着他，显得脉脉含情。可是他到底不敢上前搭腔，只得走了。

从此，荥阳生老是牵肚挂肠的，好象失掉了什么。他偷偷地向一个熟悉长安情况的朋友打听那姑娘。那朋友说：“那里是一位姓李的妓女的家啊。”荥阳生问：“这姑娘可求得到吗？”回答说：“李家手而十分阔绰，以前跟她往来的都是豪门贵族，捞到的很多

了。要是没有上百万的钱财，休想能够使她心动。”荣阳生说：“只怕事情不成功，上百万钱财倒不在乎。”

过了几天，荣阳生穿了漂亮的衣服，带着好些跟随的人，就到李家去敲门求见。接着，有个丫环来开门。荣阳生便问：“这是哪一位的府上啊？”丫环并不答话，飞也似地向屋里跑，一边喊道：“上次那位掉了马鞭的郎君来了！”姑娘听了很高兴，就吩咐：“你请他等一下，让我重新梳妆，换了衣服，就出去相见。”荣阳生听了，心里暗暗欢喜。

丫环领着荣阳生，走到照墙前面，碰见一位老妈妈，头发花白，驼着背，就是李娃的娘。荣阳生向她行礼，开言道：“听说府上有空屋子，我正想出些租金，找个寓所，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老妈妈说：“屋子是有的，只怕简陋狭小，不好叫您这样的郎君居住，怎么敢提什么租金呢。”便邀请荣阳生走进客厅，屋子十分漂亮。她跟荣阳生对面坐定，便说：“老身有个小女儿，歌舞技艺不大高明，可是喜欢看到贵客，希望能让她出来跟您见见面。”就叫李娃出来。明亮的眼睛，洁白的手腕，走路袅袅婷婷，荣阳生一见，忙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不敢抬头看她一眼。行过礼后，两人说些客套话，李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着实讨人欢喜，荣阳生觉得从未看见过这样的姑娘。又坐了一会，煮了茶，斟了酒，杯盘用具都很精致。

好一会儿，夜色降临，四城远远地传来了鼓声。老妈妈问荣阳生住所离开这里多远。荣阳生故意诨

骗她说：“在延平门外还有好几里呢。”希望由于路远，会留他过夜。老妈妈听了便说：“已经打过鼓了，应当赶快出城，别犯了宵禁吧！”荣阳生说：“我能够幸运地受到接待，说说笑笑，不觉天已经晚了。回去的路很远，城里又没有亲戚人家，该怎么办呢？”李娃说：“要是不嫌僻陋的话，您原来打算在这里租屋呢，借宿又有什么关系？”荣阳生接连看了看老妈妈，老妈妈说：“是，是。”荣阳生忙叫家僮进来，送上两匹上等丝绢，作为一顿晚饭的费用。李娃笑吟吟地拦住他说：“按照主客的规矩，哪有这话！我家虽然贫穷，一餐饭的费用总不至拿不出来。今天晚上，粗茶淡饭，您就随使用点儿。将来找个旁的时间，再好好地款待您一下。”她坚决辞谢，始终不肯收受。

不一会，搬到西边厅堂上坐了。那里的帷帘坐榻，都是灿烂耀眼；桌上的梳妆盒，榻上的被子枕头，也都很华丽。这就点上蜡烛，摆开筵席，酒菜非常丰盛。吃完了饭，老妈妈起身离席，荣阳生跟李娃谈得正亲热，说笑打趣，什么顾忌都没有了。荣阳生说：“上次偶然经过你家，正巧碰见你站在门口。从此我就对你念念不忘，甚至在睡梦中和吃饭时候也没一刻丢开。”李娃说：“我心里也是这样啊。”荣阳生道：“不瞒你说，我今天到这里来，不光是想租房子，更希望能满足多少日子以来的渴想，不知道我的运气怎样？”

话没说完，老妈妈走进来，问他们在谈些什么。荣

阳生老老实实告诉了她。老妈妈笑道：“青年男女之间，自然容易动爱慕之情。要是情投意合，做爹娘的拦也拦不住。只是小女长得丑陋，哪里够得上侍奉郎君呢？”茱阳生就起身走下席榻的阶台，向老妈妈拜谢说：“我在这里做奴做仆也心甘情愿！”老妈妈便把他当女婿一样看待了。又欢饮了几杯，方才散席。到第二天，茱阳生就把自己的行李一股脑儿搬了来，就此住在李家了。

从此，茱阳生什么地方也不去，跟亲戚朋友的往来都断绝了。每天，他总是跟歌女艺人们在一起，干的全是吃喝玩乐的勾当。带的钱财花费完了，先卖掉了坐骑，又卖掉了家僮。过了一年多，僮仆车马和所有的钱物都完了。这些日子，老妈妈渐渐对他冷淡起来，李娃跟他的爱情却越来越深厚。有一天，李娃对他说：“我们同居已经一年，可是还没有生男育女。听说有一位竹林神，总是有求必应的。我们备些酒食，去祷祝一番，你同意吗？”茱阳生不知道她另有打算，听了很高兴。就去当掉了衣服，备办三牲酒果，跟李娃同到竹林神庙里去敬香，在那边过了两夜才回来。

茱阳生骑着驴子跟在李娃车子后边，经过街坊北门，李娃对他说：“这里朝东拐弯的一条小巷子里，就是我姨妈的家，我们去休息一会，也让你跟姨妈见见面，好不好？”茱阳生当然听她的话。前进不到一百步路，果然看见一所矮门的屋子，望望里面，也很

宽大明爽。跟随的丫环在车后叫茱阳生停步，说：“到了。”茱阳生跳下驴子，正好有人从门里出来，问道：“是哪一位？”回答说：“是李娃啊。”那人便进去报告。一会儿有一位老妈妈出来，年纪大约四十多岁，迎着茱阳生便问：“我家的外甥女来了没有？”李娃下了车，老妈妈拉住她说：“为什么好久没来了？”面对面笑了起来。李娃便指引茱阳生拜见姨妈。见过了面，大家走进大门西边的庭院里，那里有假山和茅亭，翠竹葱葱，绿树荫荫，池塘水阁，清幽无比。茱阳生问李娃说：“这是姨妈自己的屋子吗？”李娃笑笑没回答，就说起旁的话来。

坐定之后，奉上茶点果品，都十分稀奇贵重。有一顿饭的光景，忽然有个汉子，骑着一匹快马，汗流满面地奔来，说：“姥姥突然害了急病，非常厉害，连神智都不清楚了。快回去吧！”李娃对姨妈说：“我的心乱极了！让我先骑着马赶回去，再吩咐把马送回来，您就跟郎君一起到我们那里。”茱阳生想跟李娃一齐走，姨妈跟丫环轻声说了两句话，便挥手示意，叫茱阳生停步，说：“姥姥恐怕靠不住了，你应当跟我把丧葬的事商量停当，好解决李娃的急难，怎能马上跟着就走？”茱阳生只得留在那里，跟她商量丧葬祭奠的费用。天已晚了，接他们的马可没有来。姨妈就说：“到现在还没有回音，是什么缘故啊？郎君赶快回去看看，我也跟着就来。”茱阳生就走了。

到了李家的门前，只见大门紧闭，门外拴锁得很



牢固，还用泥土封了。茱阳生大吃一惊，忙向邻人询问原因。邻人说：“李家原是租着这房子住的，如今租约已经满期，房东把房子收回去了。姥姥搬家也有两天了。”便打探：“搬到哪里去了？”回答说：“不知道什么地方。”茱阳生要想赶往宣阳里去找李娃的姨妈，可是时间已晚，计算路程却来不及了。他只得脱下衣裳，抵押一点钱，买了顿饭吃，租个铺位睡一夜。他想到受了欺骗，恼羞成怒，一夜到天亮也不能合眼。天一亮便骑着驴子，赶往姨妈家里。到了那边，连连敲门，好一会总没人答应。茱阳生大声叫唤了好多遍，有一位象官员似的人慢慢地开门出来。茱阳生急匆匆地问他：“姨妈在里边吗？”那人说：“这里哪有你的姨妈！”茱阳生说：“昨天傍晚还在这里，干吗把她藏过了？”便问这里究竟是谁家的屋子。那人说：“这里是崔尚书的公馆。昨天有人临时租用那边宅子，据说他有个表亲从远地来，要在这里接待他一下。天还没黑透，那些人已经走了。”茱阳生听了，气得晕头昏脑，几乎要发起狂来，不知道怎样办才是。

他只好去瞧瞧过去在布政里的寓所。寓所主人看他狼狈可怜，留他吃了顿饭，让他住了下来。茱阳生心头憋着那口气，又羞又恨，三天吃不下东西，害起大病来；过了十多天，病势越来越重。寓所主人怕他死在那里，把他移到殡仪馆里。他病势恹恹，拖了好些时候，殡仪馆里的人也感叹伤心，每天喂他吃喝一些。后来略略痊愈，拄着拐杖能够起床来了。

从此以后，馆里的人每天让他打些杂，照管灵帐，他便挣些工资来养活自己。这样过了几个月，健康逐渐恢复，每当他听到唱挽歌，就叹息自己不如死了倒好，总是流泪哭泣，没法忍住。回去后便模仿着歌唱起来。茱阳生原是个聪明人，没有多久，已经唱得抑扬顿挫，非常动听，就在长安这样的大城市里，谁也比不上他。

当地有两家殡仪馆，营业上竞争一向很剧烈。东面那家置备的车轿器用，新奇富丽都超过另一家，只是挽歌唱得差些。那家掌柜的听说茱阳生对这套玩艺儿精极了，就凑了二万文钱雇用了他。同伙中的老前辈们又各各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暗中教导茱阳生练习新腔，并且给他帮衬。过了几十天，外界可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东、西两家殡仪馆掌柜的互相协商说：“我们把置备的丧葬器物陈列在天门街上，比较比较究竟谁好谁歹，输掉的罚钱五万文，用来摆酒请客，好不好？”两家都同意了。接着就邀请中人，订立保单，签了花押，然后举行展览。到了这天，来参观的各色人等，男男女女，多到几万人。地方上的保长报告了官府，一直连京兆尹都知道了。这样一来，四面八方人士聚集的更多，一些街坊里简直没有什么人呆在家里了。

一清早开始展览，直到正午，凡是车轿仪仗等等的东西，西面这家都比不上东面那家，领班的人感到

有点惭愧。于是就在街的南角，用两层榻搭了个高台。有个长胡须的汉子手拿大铃，迈步向前，旁边还有几个助手撑场。只见他吹吹胡须，挤挤眉毛，叉着手点头，走到了台上，就唱起《白马歌》来。他仗着自己一向是个顶角儿，边唱边向四下里瞟着，眼中好象没有旁人似的。这边的人齐声给他喝采，自以为当时数他第一，谁也不用想压倒他。一会儿，东边那家也在街道北角用两张榻搭了个台，有个戴黑头巾的青年人，旁边五六个人拿着羽毛掌扇，一起走上了台。这青年人就是茱阳生。只见他整了整衣服，动作很安详，拉开嗓子便放声歌唱，脸上显出悲伤得不得了的神色。他唱的是《薤露歌》，声音高亢嘹亮，连树上的枝叶也被簌簌震动。歌曲还没有唱完，听众已经深受感动，都在伤心流泪。西家掌柜的遭到大家的讥笑，觉得下不了台，只得把应罚的钱留在那里，偷偷地逃跑了。观众见那一边空了，都睁着眼睛，弄得莫名其妙。

就在不久以前，皇帝下过诏书，叫全国各州郡长官，每年都到皇城来一次，名称叫“入计”。这时候，恰巧茱阳公正在京城里，也和同僚们换上便服，偷偷地前往参观。跟随他的有个老家人，原是茱阳生乳母的丈夫，看到这个年青歌手的举动声音，就认出是茱阳生来，可是又不敢冒昧指认，一阵伤心，不由地流下了眼泪。茱阳公见了，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那老家人说：“这个歌手的面貌，很象您那位去

世的公子啊。”茱阳公说：“我家的孩子因为钱财带得太多，早给强盗害死了，哪会落到这个地步呢！”说完，他想到儿子，也淌起眼泪来。

等回到寓所，老家人又趁空赶到那边，先向那些同伙们打听：“方才那位歌手姓甚名谁？唱的实在太好了！”同伙们都说是某一家的孩子；提到名字，也改换过了。老家人知道果真是茱阳生，正象当头给浇了一盆冰水，吃了一大惊；他慢慢地走上前去，要想靠近茱阳生，仔细看一看。茱阳生一见老家人，马上变了脸色，躲躲闪闪地打算从人丛中溜走。老家人一把扯住他的袖子说：“您不是公子吗？”两个人拥抱着哭起来。老家人便把茱阳生拉上车子，一起去见他父亲。

到了茱阳公那里，做父亲的责骂他说：“你堕落到这种地步，我家的门楣被你倒尽了，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啊！”立刻吩咐他跟随自己出去，步行到曲江西杏园东一个冷僻的地方，便把他的衣服剥去，用马鞭狠狠地抽打他几百下。他受不住这样的毒打，死在马鞭之下。父亲就丢下他走了。

当茱阳生被找回来的时候，殡仪馆领班的人叫一个同伴暗中跟随着，他看到这情况，便回去报告了殡仪馆里的人，大家都觉得很难过。领班的差两个人，带了条苇席，去把尸体埋葬掉。到了那边，一摸尸体的胸口，还有一丝热气。解救了好久，慢慢地恢复了呼吸。两个人把他扛了回来，用芦管灌点汤水

给他喝，到第二天，才苏醒过来。

过了一个多月，荣阳生手脚还不能动弹，鞭打的地方都溃烂化脓，肮脏极了。同伴们觉得讨厌，趁着黑夜，把他抬出去丢在路边。走路的人看见他可怜，常常拿些残羹剩饭给他吃，因此总算没有饿死。过了一百天，方才能够拄着棍棒站起身来。他披着一件布袄，上面东补一块，西缝一块，破破烂烂的真是一件“百衲衣”，捧着一只缺口的粗碗，沿着街头巷尾讨饭。从秋天一直到冬天，夜晚躲进堆垃圾的破窟里，白天沿街挨门叫化。

一天，大雪纷飞，荣阳生又冻又饿，实在呆不住，只得冒着大雪出去，叫喊的声音很惨苦，听到的人没有不觉得可怜的。这时候，雪下得正紧，人家的大门都严严实实地关着。走到安邑里东门，沿着围墙向北转，过了七八家门面，倒有一家开着左边的门，原来就是李娃住的地方。荣阳生自然并不知道这个，连连地叫喊着：“饿死了……冻死了……”声音凄惨迫切，叫人不忍心听。李娃在房里听到了，对丫环说：“这一定是那个年青人啊！我已经听出他的声音来了！”连忙快步奔了出去。看见他皮包骨头，浑身都是烂疮，简直不象人的模样。李娃大为激动，就叫着：“你可不是公子吗？”荣阳生抬头看见了她，感到非常愤慨，几乎昏倒在地，连话也说不出，只点点头罢了。李娃上前抱住他的项颈，用自己的绣花袄裹着他回到西厢房里，才哭出声来说：“叫你今天变成这个光景，全是

我的罪过啊！”她悲痛得昏晕过去，好一会才苏醒。

那老妈妈也大吃一惊，赶了过来问道：“什么人？”李娃回答说：“是那个公子。”老妈妈连忙说：“应该把这叫化子赶走！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李娃听了，眼光冷冷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说：“妈妈的话错了，他原是好人家的子弟啊！想当初他坐着高车骏马，带着金银财物，住到我们家里来，没有多久就化光了。我们又定下计谋，把他扔开。这难道是人的行为吗？叫他堕落到这个地步，连他的亲属提起他都感到羞愧。父亲对儿子总是有天性的，可是为了这事，叫他们恩断义绝，把他活活打死，连尸首也丢了。如今他弄得这样狼狈，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坑害了他。他的亲戚有许多在朝里做官，要是有一天，那些当权的人知道了底细，我们就要遭殃了。况且欺瞒上天，亏负人家，鬼神也不会保佑，我们别再自己招灾引祸了。我在妈妈跟前，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妈妈为我化的钱，不止值千两黄金。现在妈妈年纪六十多岁，我愿意拿出这二十年的衣食费用来赎身。此后我就跟他另外找个安顿的地方，只要就在附近，早晚仍旧能够向您老人家请安。这样，我的愿望也满足了。”老妈妈知道她已经下定决心，没法改变，只得答应了。

李娃付给了老妈妈赎身钱，手头还剩下百金，便北面隔四五家地方，租了一所空屋子。她先给茱阳生洗头洗澡，更换衣服；又用清汤薄粥和奶酪给他

吃，使他的胃肠和润。过了十多天，才让他吃各种鱼鲜肉食。穿戴的头巾鞋袜，都给他拣取最华贵的。不满几个月，茱阳生已经丰润了一些；过了一年，神气已经象当初一样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李娃对他说：“你的身体已经健康了，壮志已经恢复了，你应该安定下来好好想一想，以前的学业还可以温习吗？”茱阳生想了一会，说：“只记得十分之二三罢了。”李娃就雇车到街上去，茱阳生骑着马跟随在后边。到了闹市酒楼南偏门的一家书铺里，叫茱阳生拣需要的书就购买，总计化了一百两银子，把这些书一股脑儿搬运了回家。就叫茱阳生丢开一切念头，专心用功，把晚上也当作白天用，日夜钻研不停。李娃老是陪伴他坐着，到深夜才睡。有时看他懈怠下来，就叫他吟诗作赋来调剂精神。

这样过了两年，茱阳生的学业大有成就，所有的重要书籍差不多全看过了。他对李娃说：“现在可以去报名应考了。”李娃说：“别忙。读得更精熟些，才能够百战百胜。”又过了一年，李娃才说：“可以去应考了。”他一下子就考上了最优等，声名在礼部大得不得了。即使那些前辈老先生读了他的文章，也都肃然起敬，想跟他交个朋友还觉得不够格。李娃却对他说：“你且别忙。现在的读书人有一天考上了，就自以为官职到手，名满天下。可是你啊，过去的行为不端正，事迹不体面，难以跟别人相比。你应该好好地琢磨锻炼，争取再高中一次；这样，才可以跟别

人并驾齐驱，在群英中争做班头。”茱阳生因此格外勤学苦练，声名更高了。

这一年，正好举行会试，各地方的人才集中京城。茱阳生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第一，被派担任成都府参军。朝廷的大小官员都跟他交上了朋友。他准备去上任的时候，李娃对他说：“现在恢复了你的本来面目，我没有对不起你了。此后的日子，我愿意回去奉养妈妈；你呢，应当另外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主持家务。不管在京城或者到外地，你都可以结婚，不要再糟蹋了自己。希望你好好珍重自己吧，我也从此跟你分手了。”茱阳生流泪哭泣道：“要是你丢开了我，我就死在你的跟前吧！”李娃还是坚决拒绝跟他一同去上任，禁不住茱阳生苦苦哀求，她才说：“送你渡长江，到了剑门，就让我回来。”茱阳生答应了。

走了一个月光景，到达剑门，还没有出发，朝廷的任命到了。原来茱阳生的父亲由常州刺史内调，改任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过了十二天，他父亲也到了剑门，茱阳生备了名片，到父亲耽搁的公馆去拜见。父亲可不相信这个儿子还在世上，等到看见他写着的三代姓名和官阶，才大为惊奇，叫茱阳生走上台阶，手抚着他的背，哭了好一会，说：“我跟你仍旧恢复父子关系吧。”就问起他的经过。茱阳生一五一十地都说了。父亲格外惊奇，问李娃现在在哪里。茱阳生说：“她送我到这里，准备打发她回去了。”父



亲说：“这可不行。”第二天，父亲吩咐准备车马，带着荥阳生先到成都去，让李娃留在剑门，另外给她盖造了一个馆舍。到达成都的第二天，先派媒人替双方传话，又办齐婚礼手续正式迎娶，堂堂皇皇地举行了婚礼。

李娃做了荥阳公家的媳妇以后，四时八节，办理祭祀，主持家政，都有条有理，公公婆婆很爱重她。又过了几年，荥阳生的父母先后死了，她按礼成服守丧，十分周到。在她守孝的屋边，居然长出了灵芝草，一棵结三个穗；地方官认为是祥瑞，上奏章报告朝廷。还有白燕子几十只，在她屋梁中间结了巢。皇帝知道了这些事，觉得稀罕，就对荥阳生给予特殊的待遇。守孝完毕，接连加官进爵，不上十年，治理过几个郡的地区。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他们生了四个男孩子，后来都做了大官；其中官职最低的，还是个太原尹。弟兄们全跟高门大族攀上亲，里里外外，声势显赫，别人家谁也不能相比。唉，李娃是个妓女，却有这样高贵奇特的行为，即使古代的烈女，也不会超过她，怎能不叫人赞叹呢！

我的伯祖父曾经做过晋州刺史，又调到户部办事，接着担任过水陆运使，这三个官职都跟荥阳生是前后任，因此很熟悉他的事。贞元年间，我跟陇西李公佐谈到一些品格高贵的妇女，就讲了汧国夫人的事迹。公佐恭敬地听了这个故事，拍手称赞，叫我记

述下来。于是提笔蘸墨，详细地写了下来，留存后世。这时是贞元十一年八月，太原人白行简记述。

# 东城老父传

陈 鸿

## 【作者介绍】

陈鸿，字大亮，贞元（唐德宗年号）、元和（唐文宗年号）间人。是当时的史学家，曾担任尚书主客郎中的官职，和大诗人白居易是朋友，另外还写过一篇传奇作品《长恨歌传》。根据近人意见，文中后面一段提到的颖川陈鸿祖，其实就是本篇的作者。由于陈鸿和陈鸿祖只差了一个字，流传到后来就错成为一个人了。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可供参考。

## 【说明】

本篇写贾昌少年时候善于斗鸡，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幸，后来遭安史之变，经历离乱，出家做了和尚。故事情节虽然比较简单，但当时政局的盛衰起伏，统治阶级的昏庸奢侈，政治秩序的混乱，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痛苦，都通过作者朴素的文笔娓娓地写了出来。文中所引的那首民歌，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很有历史意义。其次，贾昌虽然是一个社

会地位卑贱的斗鸡童，被封建统治者当作“娼优”看待；但他对于国家大事非常关心，并痛心于政局混乱和官纪的日益败坏。作者用正面的态度来描写他，还把他的一些感触和作者自己的忧国之心，和谐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性格分明，感情真实。这是本篇作品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成为唐传奇中别具一格的写实作品。贾昌后来由于对国事灰心而出家为僧，文中渗杂了盛极而衰的感伤气息。又，作品末尾透露的那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更是缺陷，应该批判看待。

## 【原文】

老父（老大爷），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长安城内街坊名，在皇城外东南角，靠近东市）人。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元年癸丑（这年是癸丑年）生；元和（唐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庚寅岁（元和五年），九十八年（岁）矣。视听不衰（衰退），言甚安徐（安详有条理），心力不耗（减退），语太平事历历（清清楚楚地）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意yì，拉）牛，以材官（武士）为中宫（皇后住的宫殿）幕士（侍卫）。景龙（唐中宗复辟后年号，公元707—710年）四年（这年韦后毒死中宗，篡夺皇位，李隆基带兵进宫定乱，拥戴睿宗复辟，改年号景云），持幕竿（指幕士拿的武器）随玄宗（李隆基后来当皇帝，叫唐玄宗）入大明宫

(宫殿名，在宫城北面禁苑中)，诛(杀)韦氏，奉(拥戴)睿(锐 ruì)宗(李隆基的父亲，以前被武后废了)朝(上朝  
接见)群后(诸侯，这里指大臣们)，遂为景云功臣，以  
长刀(卫队名)备亲卫(皇帝贴身侍卫)。诏(皇帝命令)  
徙(喜 xǐ，迁移)家东云龙门(在长安禁苑，有东西两  
门)。

昌生七岁，趒(桥 qiáo)捷(身手灵活)过人，能  
转(团 tuán)柱(缘柱上升)乘梁(登上屋梁)；善应对(对  
答)，解(懂得)鸟语音。玄宗在藩邸(底 dī，住在亲王  
府，意思是做太子)时，乐(要 yào，喜爱)民间清明节  
斗鸡戏。及即位，治(修建)鸡坊(场所)于两宫间。  
索(访求)长安雄鸡，金毫(金黄色羽毛)、铁距(铁一  
般脚爪)、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  
(皇帝的警卫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驯养)教饲。  
上(皇帝)之好(号 hào，喜欢)之，民风尤甚。诸王  
世家(各皇族)、外戚家(皇帝的外婆家和岳父家)、贵主  
家(公主家)、侯家，倾帑(倘 tǎng，花去全部钱财)破产  
市(买)鸡，以偿鸡值(价钱)。都(京城)中男女，以  
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  
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超  
过)龙武军(玄宗建立的一支侍卫部队)。

三尺童子(指贾昌)，入鸡群，如狎(玩弄)群  
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喂水喂食



斗鸡童深受唐玄宗宠幸

的时间)、疾病之候(症候),悉(全部)能知之。举(选拔)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差遣命令)如人。护鸡坊中谒(叶 yè)者(传达奏章的太监)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众 zhòng, 合)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宠信)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祭天)东岳(泰山)。父忠死泰山下,得子礼(由于儿子得宠的关系)奉尸归葬雍州(指长安)。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赚 zhuàn, 用官办交通站的车马)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在现在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当时人们)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赛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世)不如。能令金距(指善斗的鸡)期(预料、赌)胜负,白罗绣衫(斗鸡小儿的服装)随软舆(皇帝的卧车)。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服役的民夫)治道(修筑道路)挽(拉着,护送)丧车(居 jū)。”

昭成皇后(玄宗的母亲)之在相王(玄宗的父亲睿宗未做皇帝时,封相王)府,诞圣(指玄宗)于八月五日。中兴(指玄宗登位)之后,制(定)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名称)之曰“酺(蒲 pú, 国家有欢庆赐臣民饮宴)”,以为常(定规)也。大合乐

于宫中，岁或酺于洛（洛阳）。元会（元宵节）与清明节，率（大都）皆在骊山。每至是（这些）日，万乐具举，六宫毕（全部）从。昌冠（贯 guān，戴）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如 rú，短袄）裤，执铎（夺 duó，铃）拂道（清道）。群鸡叙立（排列）于广场，顾（回头看）眄（面 miàn，斜视）如神，指挥风生。树（竖）毛振翼，砺（厉 lì）吻（磨嘴）磨距，抑怒（按住怒气）待胜，进退有期（符合法则），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夺 duó，预料）。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象雁阵一样整齐前进），归于鸡坊。角觝（底 dǐ，角力摔跤比赛）万夫，跳剑（把几把小剑抛上去又顺次接住的杂技）寻橦（床 chuāng，爬高竿），蹴（促 cù）球（踢球）踏绳（走绳索），舞于竿颠（顶）者，索气（垂头丧气）沮（居 jū）色（脸色失神），逡巡（徘徊不敢上前）不敢入。岂教猱（挠 náo，猿类）扰龙（驯龙）之徒（这一类人）欤？

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皇帝戏班的艺员）潘大同女，男服（佩带的）珮玉，女服（穿的）绣襦，皆出御府（皇帝库房）。昌男（儿子）至信、至德。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5年）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又获得宠爱）于杨贵妃。夫妇席（承受）宠四十年，恩泽（皇恩）不渝（不变），岂不敏于伎（技艺）、谨于心乎？

上生于乙酉鸡辰（生肖属鸡），使人朝服斗



鸡，兆乱(预示祸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指天宝十四年)，胡羯(结 jié, 指安禄山叛军)陷洛，潼关不守，大驾(皇帝的车骑)幸(皇帝来到)成都。奔卫乘舆(皇帝的车)，夜出便门，马蹶(伯 bó, 跌倒)道阱(井 jǐng, 路上土坑)。伤足，不能进，杖(拄着拐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朝见皇帝)于京师(京城)，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以千金购(悬赏访寻)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佛寺)，除地(扫地)击钟，施力(尽心尽力)于佛。

洎(计 jì, 等到)太上皇(指玄宗，这时已禅位给肃宗)归兴庆宫(在长安城内，皇城之东)，肃宗受命(登位)于别殿，昌还旧里(原住的街坊)。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剩馀的东西)。布衣憔悴(面容黄瘦)，不复得入禁门(皇宫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路上遇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挨饿的脸色)黯焉(阴沉沉地)。儿荷(贺 hè)薪(背着柴)，妻负(背着)故絮(旧绵袄)。昌聚哭，诀(话别)于道。遂长逝(一直走了)，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 766—779 年)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德行很高的和尚)运平住东市海池(东市中的池名)，立陀罗尼(梵语译音)石幢(床 chuāng, 旌旗，这里指石柱)。书(写字)能纪(记)姓名；读释氏(佛家)

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高妙的道理），以善心化市井（民间）人。建僧房佛舍，植（种）美草甘木（好的树）。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佛教徒打坐）于禅室。建中（唐德宗年号，公元780—783年）三年，僧运平人寿（寿命）尽。服礼毕，奉舍利（佛教徒火葬后的骨灰）塔（放舍利的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侍奉）师如生。顺宗在东宫（为太子时），舍（布施）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奉祀遗像的屋子）及斋舍（读经斋戒的屋子）。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指租费）。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除此以外），悉归于佛。

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唐德宗年号，公元785—804年）中，长子至信衣并州甲（在并州当军士；并州是现在山西省太原市一带），随大司徒（高级官职名，丞相的别称）燧（马燧曾做过丞相）入觐（紧 jìn，进京朝见），省（醒 xíng，探望）昌于长寿里（长安城内街坊名，在西市之南）。昌如己不生，绝之（跟他决绝）使去。次于至德归，贩缯（增 zēng，绸缎）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

元和(唐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中,颖(影 yǐng)川(郡名,现在河南省中部和东南一带)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长安东门之一,近兴庆宫),见竹柏森然(茂盛的样子),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留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条理)。遂及王制(国家的政令)。鸿祖问开元之理(治)乱。昌曰:

“老人(贾昌自称)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媚优(戏子)畜之,家于外宫(指离宫一类地方),安足以(哪能够)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你)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朝廷高级官职名)杜暹(先 xiān)出为碛西节度(碛西节度使,管辖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摄(兼职)御史大夫(掌管监察、执法的官职),始假(凭借)风宪(国家的政治教化)以威远(使边远的人感服威信)。见哥舒翰(唐玄宗时期的大将,哥舒是复姓)之镇(镇守)凉州(州治在现在甘肃省武威县)也,下(攻下)石堡(在现在青海省内),戍青海城,出白龙(又名应龙城,在青海中龙驹岛),逾葱岭(在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界铁关(铁门关,在帕米尔山口),总管河左道(可能是河右道,指黄河上游西部),七命(七次任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现在河北省和辽宁省西部一带)也,每岁入关,辄(每)长辕挽(拉着)辐车(大车),犁(捻 niǎn,载运)河间(郡

名，现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蓟州(现在北京市一带)庸调(当时人民交纳的实物租税)缯(曾 zēng, 丝织品)布，驾轹(位 wèi, 车轴的头)连轹(月 yuè, 车辕前端)，坌(笨 bèn, 群聚地)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斛 hú, 细绫和绉纱)，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现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带)敦煌道(现在甘肃省敦煌县一带)岁屯田(屯垦)，实(充实)边食(边防军的粮食)，馀粟转输灵州(现在甘肃省灵武县)，漕(水路运粮)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荒年)。关中粟米，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五座名山：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从官千乘(胜 shèng, 车辆)万骑(计 jì, 骑马的人)，不食于民。老人岁时(节令)伏腊(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腊日)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唐代野蚕丝织成的布)。行邻比(邻居)廛(蝉 chán, 街坊)间，有人禳(rǎng, 用祈祷消除灾殃，是古代一种迷信行为)病，法用皂(黑)布一匹，持重价不克(不能)致，竟以幞(伏 fú)头罗(裹头的黑色丝织品)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大路)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拿着武器。唐代平民穿白衣，兵士穿黑衣)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当时朝廷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侍郎(各部的次官)有缺，先求曾任刺史(州郡的长官)者；郎官(郎中，员外

郎,各部分管各司的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治刑狱)才名,大者出刺郡(做州的刺史),小者镇县(做县令)。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指地方长官)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整编官员)使治郡。开元取士,孝悌(弟兄和睦)理人(有办事才能)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都是唐代科举的名目)之为其得人(获得人才)也。大略如此。”

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太上皇,指玄宗)北臣(统辖)穹庐(指游牧民族地区),东臣鸡林(古国名,又名新罗),南臣滇池(现在的云南省一带,贞元时称南诏国),西臣昆夷(指西方少数民族),三岁一来会(上朝)。朝覲之礼容(礼仪),临照(指皇帝接待)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完毕使命)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于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过去)同,得非物妖(怪现象)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 【译文】

有一位老大爷,姓贾名昌,是长安宣阳里人。生于开元元年,到今年元和五年,已经九十八岁了。他并没有眼花耳聋,说话安详有条理,记忆力也不曾衰

退，谈到以前太平时期的事情，清清楚楚，非常动听。

贾昌的父亲叫贾忠，身長九尺，力气很大，能够把牛倒拖着走。这位贾忠本是个武士，担任皇宫侍卫。景龙四年，拿着棍棒跟随玄宗冲进大明宫平乱，大伙杀死韦后，拥戴睿宗复辟。睿宗登殿接见群臣，贾忠也成为当时的一个功臣。他被选入长刀队，做了皇帝的贴身卫士。皇帝叫他接了家眷，在东云龙门居住。

贾昌七岁时候，身手就比别的孩子灵活，能够缘着堂柱，爬到屋梁上；跟人说话，对答如流，听到禽鸟鸣声，就懂得它们的意思。当初玄宗还是亲王的时候，已经喜欢民间在清明节举行的那种斗鸡的玩意儿，等他做了皇帝，就在东西两宫中间盖造了一所鸡坊，访求长安善斗的雄鸡，那些毛色金黄、脚爪铁硬、鸡冠高耸、尾巴昂扬的好鸡有上千只，都养在鸡坊里。又挑选御林军弟子五百人，叫他们专管饲养和训练。皇帝喜欢斗鸡，一时的风气当然变本加厉，无论皇亲国戚、公主王侯，都不惜倾家荡产来购买好鸡，偿付鸡价。京城中男男女女，把玩鸡当作主要的事情，穷人玩不起真鸡，只好玩弄假鸡。那天，玄宗出游，看见贾昌这孩子云龙门路边玩木鸡正上劲，就召他入宫，在鸡坊做了个养鸡的孩子，穿的吃的比皇帝的侍卫更好。

这孩子倒也乖巧，走进鸡群，好像逗弄小儿一般。哪只鸡强壮，哪只鸡衰弱，哪只鸡勇敢，哪只鸡

怯懦，什么时候要让它们吃喝，什么情况是害了疾病，他都能够知道。他训练了两只鸡，见了他服服贴贴，能够像人一样听他指挥。护鸡坊太监王承恩把这情形报告了玄宗。玄宗叫贾昌带着鸡在殿庭里当场试验，果然十分满意。当天就委派他做五百个养鸡少年的领班。而且贾昌性情忠厚，办事谨慎，玄宗非常宠信他，差不多每天都有金银绸缎一类赏赐，送到他家里。开元十三年，玄宗到东岳泰山去祭天，贾昌带了三百只鸡，跟随皇帝同行。不幸他的父亲贾忠死在泰山那边，由于儿子得宠关系，尸体准予运回长安安葬，县官代为备办葬具丧车，从泰山到洛阳、长安，都由官家的交通站备车马接送。开元十四年三月，贾昌穿了斗鸡衣服，到骊山温泉去朝见玄宗。当时天下给他取了个名号叫“神鸡童”，还编了一首歌谣唱着：

生了儿子可不用认识文字，  
读书哪里及得上跑马斗鸡！  
试看贾家小几年才十三岁，  
富贵荣华啊真是举世无比。  
只要指挥斗鸡的本领出众，  
就能穿白罗绣袄跟随皇帝。  
他老子死在长安几千里外，  
还由官家派夫役护丧回里。

当初，玄宗的母亲昭成皇后还在相王府的时候，在八月初五日生下玄宗。玄宗登位之后，把这天定

为“千秋节”；赏赐牛酒给全国老百姓，欢庆三天，名称叫“酺”，算是每年常规。皇宫里可格外热闹，有几年到洛阳去举行，至于元宵和清明节，大都在骊山度过。到了这些节日，各种歌舞杂戏全部演出，六宫妃嫔都跟着皇帝在一起玩乐。贾昌戴着雕翠金花的帽子，穿着锦袖绣花的袄裤，手拿大铃，在前开路。那群鸡整齐地站在广场上，贾昌神采焕发，向四下里打量着，指挥起来，又是那么从容不迫。这群鸡竖起羽毛，鼓动翅膀，磨擦着嘴尖和脚爪，按捺着怒气，准备一决胜败，它们的进攻退守都符合法则，跟着贾昌手中的鞭子指挥，一忽儿向上腾跃，一忽儿朝下飞扑，完全按照贾昌的意图。等到胜败已经判明，就叫它们停止搏斗，让强硬的走在前面，怯弱的走在后面，排着队伍跟随着他回鸡坊去。当时还有好些演出的人，像摔跤的、抛宝剑的、爬高竿的、踢球的、走绳索的、舞竿顶的，看了贾昌的表演，都垂头丧气，脸色惨淡，不敢再上场。贾昌有这么一套本领，可不是古代传说中那些教猕猴、驯巨龙的人物吗？

二十三年，玄宗给贾昌娶了梨园弟子潘大同的女儿做妻子。新郎带的佩玉，新娘穿的绣袄，都是皇帝赏赐的。贾昌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至信，一个叫至德。到了天宝年间，贾昌的妻子潘氏因为擅长歌舞，又获得杨贵妃的宠爱。夫妻俩蒙受宠信四十年，皇帝的恩泽一点也没改变，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勤学技艺、谨慎处事的缘故吗？



玄宗诞生在乙酉年，生肖属鸡，却叫人穿着朝服斗鸡，虽然表面上还是太平盛世，说来正是祸乱的预兆。可是玄宗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军攻陷洛阳，潼关失守，玄宗逃往成都。贾昌听到消息，赶忙要去保护御驾，连夜骑马跑出便门，不料马跌翻在路上土坑里，他摔坏了脚，不能再走，只得拄着拐杖，到南山里躲避一下。每逢规定在皇帝跟前表演斗鸡的日子，总面向西南，流泪痛哭。当初安禄山进京朝见皇帝的时候，曾经在横门外见过贾昌，此刻他攻下东、西两京，就悬赏黄金一千两访寻他。贾昌只得改姓换名，躲在佛寺里，扫地撞钟，一心一意皈依佛门。

这时玄宗已经让位给肃宗，自己做了太上皇。等他回到长安，住在兴庆宫里，肃宗早已临朝主政。贾昌也回到原住的街坊，看见家里经过乱兵洗劫，什么东西也没剩下。他身穿布衣，面容憔悴，再也不能走进皇宫去了。第二天，他又走出长安南门，在招国里那边碰到妻儿，看见她们脸上都显出饥饿的神色，儿子扛着柴草，妻子穿着旧棉袄。贾昌不由跟她们抱头大哭，就在路上道别。他径自走开，一直住在长安的佛寺里，向高僧学习佛家道理。大历元年，他跟着资圣寺高僧运平住在东市海池，建造了刻有陀罗尼经咒的石幢。他学习文字，已能写记姓名，读佛经也能体会里面精深的教义，并且用慈悲心肠感化世俗的人。又建筑僧房佛舍，栽种树木花草。他白天

培土养护树根，挑水灌溉竹子，晚上就在禅室里打坐参禅。建中三年，运平去世。贾昌举行佛事完毕，在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边筑了个塔，把运平火葬后的骨灰安置在里面，又亲手栽种了松柏一百棵。接着盖了一间小屋，住在塔下，早晚烧香打扫，好像运平在世时候一个模样。那时顺宗皇帝还在东宫做太子，曾经布施三十万文钱，给贾昌盖造奉祀运平遗像的殿堂和念经斋戒的房舍，外面也盖了几间屋子，让那些没有住家的人居住，收取租金。贾昌可每天光吃一碗粥，喝一升浆水，睡的是草席，穿的是绵衣，除此以外，所有的收入都用在佛事上。

贾昌的妻子潘氏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贞元年间，贾昌的长子至信在并州做军士，跟着镇守那边的大司徒马燧进京朝见皇帝，顺便到长寿里探访父亲。贾昌好像并没有生过这个儿子一般，毫不留恋地叫他走开。次子至德回来，到洛阳去做绸缎生意，常常往来长安洛阳之间，每年总要拿些钱和布来孝敬贾昌，贾昌也是叫他走开。两个儿子走了之后，从此不再来探望他了。

元和年间，颍川人陈鸿祖在长安，跟友人出春明门游玩，看见前面一片绿竹翠柏，非常茂盛，远远地在路上就可以闻到香烟的气息。下马走到塔下，在那里拜见了贾昌。听他谈话，不知不觉已经天黑。贾昌留陈鸿祖在斋舍过夜，又说起自己的出身、经历，

都很有条理。接着谈到国家大事，鸿祖问起开元年间的政治情况，贾昌这样说：

“老汉年轻时候，依仗着斗鸡这个玩意儿求得皇帝的欢心；皇帝把我当歌妓、戏子一样看待，又住在离宫别院一类地方，哪能知道国家大事呢？可是也有些话说给你听听。老汉当年看见黄门侍郎杜暹出去做碛西节度使，又兼御史大夫的官衔，是他首先凭借国家的政法教化，使边远地区的人们心悦诚服。又看见哥舒翰输出镇凉州，攻下石堡，驻守青海城，经过白龙，越过葱岭，使铁门关成为界口；他担任河左道总管，经过七次提升官阶，才兼御史大夫衔。又看见张说担任幽州的长官，每年进关的时候，总用又长又大的车辆，满载河间、蓟州一带交纳租税的丝绸和布匹，前后连接不断地涌进关来。但运送到皇家仓库中去的却只有江淮出产的细绫、绉纱，巴蜀进贡的绸缎、锦绣，和后宫妃嫔们当作玩弄的东西罢了。当时河州敦煌道实行屯田，来供应边防军粮饷，多馀的谷先运到灵州，由黄河水运东下，储入太原仓库，准备关中荒年时需用。至于关中生产的米谷，完全让老百姓自己储存。皇帝去祭祀五岳，随行的官员兵士成千上万，吃的可用不到百姓供应。老汉碰到佳节良辰、伏天腊月回家休息的日子，在市场上走走，总看见有卖白衣衫、白叠布的，在街坊上串串门，看见有人害病，向鬼神祈祷，需用黑布一匹，出了重价还买不到，竟不惜拿做头巾用的黑色熟罗来代替。近

来老汉拄着拐杖出门，走到十字路口，向四下里看看，穿白衣衫的老百姓不满一百人，难道天下的人都穿上黑衣当了兵吗？记得开元十二年有圣旨：朝廷六部的侍郎有缺额，尽先挑选担任过刺史的任用；各司的郎官有缺额，尽先挑选担任过县令的任用。近来老汉看到有四十三位朝廷官员，具备一点治理刑狱才能的，官职大的便到州郡去做刺史，官职小的去当县令。自从老汉住在这大路旁边，时常看到有州郡长官经过，在路边下马休息，他们脸色惨淡，对朝廷整编官员和外放任职，很不高兴。开元年间选用人才，只注重有孝悌德行和办事才能的，至于考上进士、宏词、拔萃各科，光文章写得好的，可算不得就是人才啊。我能够谈的大致只是这一些。”

贾昌说完，禁不住流下老泪，又说：“当年玄宗皇帝在位，北边的胡人、东边的鸡林、南边的滇池、西边的昆夷，都归附大唐，每三年来上朝一次。朝见的礼仪是那么隆重，皇帝的接待又那么优厚，赏赐锦绣衣服，备办丰盛宴席，让他们好好地完成使命就回去，京城里可没有外国人留居。现在北方的胡人来到京城，跟中国人住在一起，而且娶妻生子。这样难怪长安城里的少年，要受到胡人的影响了。你瞧，如今人们戴的首饰、穿的衣服和靴子，式样跟从前不同，这可不是怪现象吗？”陈鸿祖听了，默默地不敢答腔，接着就告辞回去。

# 虬髯客传

杜 光 庭

## 【作者介绍】

杜光庭，字安圣，处州缙云（现在属浙江省）人，信奉道教。唐代末年避乱入蜀，在“十国”中的前蜀担任官职，赐号广成先生。

## 【说明】

作品以红拂女、李靖、虬髯客三个人的互相结识为故事中心，反映了隋末天下混乱、政治黑暗时，对于英雄豪杰能够乘时而起，治理安定国家的一种期望；同时，也是晚唐社会的一种曲折的写照。故事中写红拂女的胆量与见识，虬髯客的豪爽与慷慨，都较成功，人物虽不多，结构却很紧凑。后世把这三个人物并称为“风尘三侠”，成为绘画、戏剧方面的题材，例如明代就曾经改编为《虬髯翁》、《红拂记》等剧本。

但是这篇作品也宣扬了李唐皇朝应运而兴、真命天子不可强争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宿命论观点，因而削弱了它的思想深度。

本篇收在作者的著作《神仙感遇传》中，原文比较简单枯涩，后来可能经过文人的润饰。

## 【原文】

隋炀帝之幸(皇帝到临)江都(现在江苏省扬州市)也，命司空(高级官职名，三公之一)杨素(隋文帝时的开国大臣，后来又帮助隋炀帝夺得帝位)守西京(长安)。素骄贵，又以时(时世)乱，天下之权重望崇(名望很高)者，莫我若(莫若我，没有人比得上我)也，奢贵自奉(对待自己)，礼(礼仪制度上)异人臣(一般做臣子的)。每公卿(指大官)入言，宾客上谒(叶 yè，拜见)，未尝不踞床(张开两腿坐在榻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见 jiàn，超越本分)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贺 hè，负担的责任)，有扶危持颠(挽救危亡颠复的局势，指争夺皇位)之心。

一日，卫公李靖(唐初的开国功臣，封卫国公)以布衣(平民)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指李靖。对人的敬称)前揖(一 yī，拱手行礼)曰：“天下方(正在)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重要大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不应该)踞见宾客。”素敛容(脸上显出恭敬的神色)而起，谢公(向李靖谢罪)；与语，大悦(月 yuè，高兴)，收其策而退。当公之骋(逞 chěng)辩(发出滔滔不绝的议论)也，一妓(歌

女有殊色(特别美丽的容貌)，执红拂(红色的拂尘)，立于前，独目(看着)公。公既去，而执拂者(拿着红拂的那个人)临轩(带有敞窗的长廊)指吏曰(对着书吏说)：“问去者处士(未做官的士子)第几(兄弟辈中排行第几)?住何处?”公具以对(回答)。妓诵(送 sòng, 口里念叨着)而去。

公归逆旅(旅馆)。其夜五更初，忽闻叩(敲)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之，代指叩门的人)。乃紫衣戴帽人，杖揭(接 jiē, 挑举)一囊(nāng, 口袋)。公问：“谁?”曰：“妾(古代妇女自称)，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句 jù, 立刻)延(邀请)入。脱去衣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不搽脂粉)而画衣(穿花衣服)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碰到，看到)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菟丝和女萝，都是攀附蔓生植物)非独生，愿托乔木(高树)，故来奔(投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京城)，如何?”曰：“彼(他)尸居馀气(快死了只剩一口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追寻)也。计之(把它考虑得)详矣。幸(希望)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排行)，曰：“最长(掌 zhǎng, 老大)。”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天上仙女)也。公不自意(自己料想不到)获之，愈喜愈惧，瞬息(指极短时



李靖、红拂女在旅舍初遇虬髯客



间)万虑不安，而窥(亏 kuī)户(探看门口)者无停履(脚步一停都不停)。数日，亦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严厉)。乃雄服(穿戴配备得整整齐齐)乘马，排闥(榻 tà, 推开门)而去，将归太原(在现在山西省)。

行次(停留)灵石(在现在山西省)旅舍。既设床，炉中烹(砰 pēng, 煮)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拖垂)地，立梳床前。公方(正在)刷马，忽有一人，中形(中等身材)，赤髯(然 rán, 颊上的须)如虬(求 qiú, 蟠屈的意思)，乘蹇(肩 jiǎn, 行路迟缓)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敲(欺 qī, 斜靠着)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还未发作)，犹亲刷马。张熟视(仔细察看)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衽(任 rèn, 收整衣襟, 行礼的意思)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应该)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宙 zhòu, 急忙地)拜之。

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买)胡饼(烧饼)。客抽腰间匕首(短剑)，切肉共食。食竟(完毕)，馀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行动)，贫士也。何以致(得到)斯(此)异人

(不平凡的人，指红拂)？”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相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往)？”曰：“将避地太原。”曰：“然吾故(原来)非君(您)所致(所要投奔)也。”曰：“有酒乎？”曰：“主人(指旅店)西，则酒肆(店)也。”公取酒一斗。既巡(斟过一遍酒)，客曰：“吾有少(一点儿)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一起吃它)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退回)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恨他)十年，今始获之，吾憾(汗 hàn, 抱恨)释(消除)矣。”

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气度)，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个人意见，谦称)谓之真人(指“真命天子”)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地方军事长官，指李世民的父亲太原留守李渊，后来的唐高祖)之子。”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亲近)。因(通过)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封建迷信说法，看哪个地区有“王气”就会出“真命天子”)者言太原有奇气，使访之。李郎明发，何日到太原？”靖计之日。曰：“达之明日，日方曙(早晨)，

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豪杰）不欺人。固无畏。”促鞭（挥鞭赶马）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诣（义 yì，往）刘氏（指刘文静）。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善于相面的人）思见郎君（指李世民），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裼（昔 xī，袒开）裘而来，神气扬扬（得意的样子），貌与常异。虬髯默然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自以为了不起）。既出，而虬髯曰：“吾得（知道）十八九（十分之八九）矣。然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有此驴及瘦驴，即我与道兄俱（一起）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与张氏复应之。

及期访焉，宛（明显的样子）见二乘（坐骑，指驴）。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公惊喜，召坐。围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某日复会于汾阳桥。”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义 yì）棋（下棋），揖而话心（谈心）焉。文静飞书（很快送信去）迎文皇（后人对唐太宗的称号）看棋。

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侍焉。俄而(一会儿)文皇到来，精采(精神和风度)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生，顾盼(眼光)炜(伟 wěi)如(光采照人的样子)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子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西 xī)言(还说什么)！”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努力吧)，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路程)，某日可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街坊)曲(巷)小宅相访。李郎相从一妹，悬然如磬(庆 qīng，形容家里什么都没有)。欲令新妇(指自己的妻子)祗(止 zhǐ)谒(恭敬地拜见)，兼议从容(并且随便谈谈)，无前却(辞谢)也。”言毕，吁嗟(虚阶 xūjiē，叹气)而去。

公策马而归。即到京，遂与张氏同往。乃一小版门子，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指虬髯客)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虫 chóng)门(一层层的门)，门愈壮。婢四十人，罗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东厅。厅之陈设，穷极珍异，巾箱(放巾的小箱)、妆奁(连 lián，梳妆盒)、冠镜(镜子)、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篦梳，指梳洗)妆饰毕，请更(换)衣，衣又珍异。既毕，传(传呼)云：“三郎来！”乃虬髯纱帽褐裘而来，亦有龙

虎之状(龙行虎步,封建时代称帝王走路的姿态)。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谋 móu,比不上)也。四人对饌(篆 zhuàn,定了座席)讫,陈女乐(乐队)二十人,列奏于前,若从天降,非人间之曲。

食毕,行酒(敬酒)。家人自堂东舁(鱼 yú,扛抬)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曰:“此尽(都是)宝货泉贝(钱财)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作为赠品)。何者?欲于此世界求事,当或龙战(争夺帝位的战争)三二十载(年),建少(稍稍建立)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辅佐)清平之主(太平天子),竭心尽善(发挥才能),必极人臣(做到地位最高的臣子)。一妹以天人之姿,蕴(藏着)不世(世上少有的)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坐着高贵的车子,穿着华丽的衣服,指荣华富贵)。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龙蛇起于大陆,比喻帝王的兴起)之贵,际会(君臣遇合)如期(像约好的一样),虎啸(笑 xiào,叫)风生,龙吟云萃(聚合。这两句比喻君臣遇合,好像风从虎、云从龙一样),固非偶然也。持余(我)之赠,以佐(辅佐)真主,赞(助成)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

千里外有异事，是(这是)吾得事(事业成就)之秋(时间)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以酒洒地，表示祝贺)东南相贺。”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你们)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

公据其宅，乃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创建国家)之资(费用)，遂匡(统一)天下。贞观(唐太宗年号，公元627—649年)十年，公以左仆射(叶yè，左丞相)平章事(左仆射的加衔，意思就是“处理军国大事”)。适(碰到)南蛮(古时对南方兄弟民族的侮辱称呼)入奏云：“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馀国(古代一个国名，这里大概是虚构的)，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归告张氏，具衣(穿了袍服)拜贺，沥(历lì)酒(洒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希望得到的)，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miù，妄)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螳臂当车，比喻力量薄弱，无济于事)耳。我皇家(指李唐皇朝)垂福万叶(万世)，岂虚然(没有根据)哉！或曰：“卫公之兵法(李靖著有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耳。”

## 【译文】

隋炀帝到扬州去游乐的时候，派司空杨素留守西京长安。杨素地位高、生性骄傲，又看到时局混乱，自以为手握大权，威望了不起，谁也比不上他，生活享受上就奢华铺张起来，违反了一般做臣子应该遵守的制度。每当同朝大臣来汇报，或者宾客来拜见，他总是卧开两条腿坐在软榻上；不但叫美人们簇拥了出来，还有一大群婢女站班，那一种不守本分的气派简直和皇帝差不多。到了后来更不像话，把负担的责任丢在脑后，竟然动起安邦定国、开基建业的念头来。

有一天，卫国公李靖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身份，前去拜见杨素，提出一些出奇的计策。杨素照例卧开腿接见他。李靖上前，拱手行了个礼，说：“天下动乱不安，英雄好汉都想趁机干点名堂出来。您是皇家的重要大臣，必须注意收罗人才，不应该卧着腿接见客人。”杨素听了，脸上立刻显出恭敬的神色，站起身来，向李靖道歉，跟他谈论一番，十分满意，接受了他的建议，李靖方才告退。

当李靖正在议论风生的时候，有个长得特别漂亮的歌女，手里拿着红色的拂尘，正站在前面，尽自打量着他。李靖已经向外走了，那个拿着红拂的歌女来到走廊上，对着书吏说：“问一问那位出去的书生排行第几？住在哪儿？”李靖一件件回答了。那歌女嘴里念叨着，进去了。

李靖回到旅店里，当天夜里刚交五更，忽然听到有低低的敲门声。他赶忙起身，开门询问，只见是个披着紫色长袍、戴着阔檐帽的人，揶着个用手杖挑着的口袋。李靖问：“你是谁？”来人说：“我嘛，就是杨家那个手拿红拂的歌女。”李靖立刻让她进房，等她脱去长袍和帽子，原来是个十八九岁的俊俏姑娘，脸上不搽脂粉，穿着锦绣衣服，向李靖下拜，李靖吃了一惊，慌忙答礼。她说：“我在杨司空那里呆的时间已经长久，看到天下的人才也很多了，可没有谁比得上您的。菟丝和女萝难以独自生长，一定得寄生在高大的树木上，所以我来投奔您啊。”李靖说：“杨司空在京师位高权重，不妨事吗？”回答说：“他比坟墓里的人只多一口气，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的伙伴们知道他成不了大事，逃走的也不少了，他可并不大追查。我已经仔细考虑过，请您别担心这个。”

李靖问她的姓，她说：“姓张。”问她的排行，她说：“最大。”看她的状貌、仪态、谈吐、性情，真跟天上的仙女一样。李靖没想到会得到一位天仙，心里越是高兴，越是害怕，一眨眼的工夫，各种各样的念头起伏不停，一步也不停地到门口探望。过了几天，也听得杨家正在追寻的消息，可是风声并不怎么紧急。于是他穿戴得整整齐齐，骑着马，冲出旅店的门走了，打算回到太原去。

路上，耽搁在灵石的一家旅店里。把床铺安排好，炉子上煮着的肉也快熟了。张氏因为长头发一



直拖到地上，站在床前梳头。李靖正在洗刷马匹。忽然有个汉子，中等身材，满脸火红的络腮胡须，骑着一头驴子，慢腾腾地走进旅店来。下了驴，把一个皮口袋扔在炉子前面，拿了个枕头斜靠着，躺在床上看张氏梳头。李靖十分生气，正想发作，又捺了下去，仍旧刷着马。张氏仔细察看那汉子的脸色，便一只手握着头发，一只手遮在身后摇摆，对李靖示意，叫他不要发作。她急急忙忙把头梳完，向那汉子整衣行礼，请教尊姓。那躺着的客人回答：“姓张。”张氏就说：“我也姓张，该是妹妹了。”立刻对他下拜。又问他排行第几，回答说：“老三。”接着他问张氏是第几。张氏说：“最大。”那汉子高兴地说：“今天碰见大妹，真是巧的很！”张氏就对院子里喊着：“李郎快来见见三哥！”李靖立刻过来行礼相见。

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客人问：“煮的是什么肉？”李靖说：“羊肉，估计已经熟透了。”客人说：“正好肚子饿了。”李靖出去买了些烧饼来。客人抽出佩在腰间的短剑，切着肉，三个人一同吃着。吃饱了，还有剩肉，客人拿来胡乱切碎，送到驴子跟前喂它，那驴子吃得很快。客人说：“我看李郎的行动，好像是个穷书生，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位出色的人呢？”李靖说：“我虽然穷困，也是个有心人。要是别人问起，当然不说，如今兄长相问，却不敢隐瞒！”便把经过情形完全说了。客人说：“那么，打算到哪里去？”李靖说：“打算到太原去呆一会。”客人说：“这样看来，我可不是你

要投奔的人了。”又问：“有酒吗？”李靖说：“旅店西首，就有一家酒铺子。”李靖去打了一斗酒来。斟过一遍酒之后，客人说：“我有一点儿下酒的小菜，李郎也能够赏光吧？”李靖忙说：“不敢当。”客人就打开那皮口袋，拿出一个人头和一副心肝来，把人头仍旧放回口袋里，拿短剑把心肝切碎，跟李靖一起作下酒菜，说：“这是个最最忘恩负义的人，我怀恨在心，已经有十年，如今才把他干掉，心头的恨气总算消掉了！”接着又说：“看李郎的仪态气度，真是个大丈夫。你可曾听到过太原有特出的人才吗？”李靖说：“我曾经认识一位，照我看有帝王之位，其他人不过是将帅一流罢了。”客人问：“那位姓什么？”李靖说：“跟我是同姓。”又问：“年纪多大？”李靖说：“只有二十岁。”又问：“现在干什么？”李靖说：“是太原留守的儿子。”客人说：“看来也许就是他了。我也想见见他。李郎能够设法让我跟他见一面吗？”李靖说：“我有个朋友叫刘文静，一向跟他熟不拘礼，只要通过文静，就可以见到他。可是兄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客人说：“望气的人说太原一带有‘王气’，叫我去查访一下。李郎明天动身，哪一天可以到太原？”李靖计算了日期。客人说：“你到达太原的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在汾阳桥等我。”说完，跨上驴子便走，那驴子跑得飞快，一掉头就看不见了。李靖和张氏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好一会儿才说：“好汉不会叫人上当，用不到有什么顾虑。”他俩并马挥鞭，也离开了灵石旅店。

在预计的那天，到了太原果然又碰见了那位客人。李靖很高兴，就陪伴他到刘文静家，谎言向刘文静介绍说：“这一位会相面，想要看看公子，烦您去邀请他来一见。”刘文静一向认为公子了不起，如今听说客人会相面，马上差人去邀请。差去的人刚回来，那位公子也跟着到了，他并没有穿着正式的袍服和靴子，敞开着皮衣，迈步进来，神气扬扬，那一种样子就跟平常人大不相同。虬髯客不作声，坐在末席，见到了他，佩服得死心塌地。喝了几杯之后，招呼李靖过去，说：“确是个真命天子啊！”李靖把这话告诉了刘文静，刘文静更加高兴，认为自己眼光很不错。

告辞出去，虬髯客对李靖说：“我已经有十分之八九的把握了，可是还得让我的道兄见一见。李郎应该再跟大妹到西京去。在去之前，那天午时，到马行东一家酒楼来找我。只要看到酒楼下面有这头驴子和另一头瘦驴，我跟道兄就在楼上，你立刻上楼好了。”就跟李靖分手。李靖和张氏又答应了他。

到了这天，果然在酒楼下看到两头驴子。李靖撩起袍角，大步登楼，看见虬髯客正跟一个道士在对饮。他俩见了李靖，又惊又喜，邀他坐下，一起喝了十几遍酒，虬髯客才嘱咐道：“楼下柜子中有钱十万文，可供用度，你找一个幽深稳妥的地方，把大妹安顿好，某日再跟我们在汾阳桥会面。”到期赶去，道士和虬髯客已经早在那里，李靖就带他俩去见刘文静。刘文静正在下棋，双方行礼入座，便攀谈起来。等文

静知道了来意，立刻写张便条，去请李家公子来观棋。这时道士和刘文静对局，虬髯客和李靖陪坐在一旁。一会儿，李世民来了，他那股英锐之气首先叫人倾心。只见他拱手行个礼坐了，真的是神气爽朗，满座生风，炯炯的眼光好像使得旁人自惭形秽一样。道士见了，脸色惨淡，放下棋子说：“这一局全输了！就在这一着上失败了！要救也没路了！唉，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停下棋便告辞了。

三个人走到外面，道士对虬髯客说：“这天下不是您的天下了。找旁的地方去发展吧。希望您好好地努力，别再把这里的事挂在心上！”又谈起叫李靖到西京去，虬髯客说：“计算李郎的行程，某日可以到达西京。到达的第二天，请你和大妹同到某坊舍间来找我。李郎跟大妹陪伴着，只是生活清苦了。我想让我妻子跟您俩见见面，并且从容地谈谈家常，请别推却呀。”说完，连声叹息地走了。

李靖骑马回去，不久便到西京，跟张氏一同到约定的地方。抬头看见一对小板门，敲了几下，有人开门出来迎接，恭敬地下拜说：“奉三郎命，恭候李郎和大娘子已有好一会了。”邀请他俩走进了好几道门，一道比一道高大。丫环四十人，整整齐齐排列在院子里，奴仆二十人，引导李靖和张氏走上东厅。厅上的陈设，珍贵奇异到了极点，就是巾箱、妆奁、铜镜、首饰的精美贵重，都不是普通人家的东西。又请他俩梳洗妆饰，更换衣服，衣服又珍贵奇异。一切停当

之后，听得连声传呼：“三郎来了！”只见虬髯客头戴纱帽，敞开着皮衣，龙行虎步地走了出来。大家相见，高兴的不得了。虬髯客忙叫他的妻子出来跟李靖、张氏会面，原来也是天仙一样。这就邀入中堂，大开宴席，堂上的陈设，宴席上的金盘玉盏、山珍海味，恐怕连王侯府第里也比不上呢。四个人安好了坐席，又摆出一支由二十名女子组成的乐队，在面前演奏助兴，好像是天上的乐曲，不是人世间的音调。

宴会完毕，又敬过酒，只见家人们从厅堂东首抬出二十张床榻来，上面用绣花的绸帕遮盖着。等到这些床榻全放好，揭掉了绸帕，才看到床榻上都是帐簿、钥匙一类的东西。虬髯客便对李靖说：“这里都是金银财宝的帐目。我的家产，如今一古脑儿都送给你了。请你别惊异。我本来想在这里做点事业，准备逐鹿中原，干它二三十年，建立起一个基础来。现在江山已经有了主人，再住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太原李氏，真是英明的主子，不出三五年，天下就可以太平。李郎凭卓越的才能，来辅佐太平的天子，尽心竭力，一定能成为数一数二的人物。大妹有着天仙一般的容貌，怀着世间难得的才艺，一定会跟着丈夫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享受不尽。没有大妹，就不能赏识李郎；没有李郎，就难以荣耀大妹。要知道圣君的兴起，必须有贤臣作辅佐，这正像预定好的一样；风从虎，云从龙，可不是偶然的事情啊！我赠送的一点儿财产，正好用来帮助真命天子，建立功业，希望你们



2 040 0382 6

努力吧！十年之后，要是听到东南几千里外有大事发生，那就是我得志成功的时候，大妹和李郎可以面向东南，举酒祝贺。”又叫僮仆们一齐向李靖下拜，吩咐说：“李郎和大妹就是你们的主人了。”说完，和他的妻子带了一个奴仆，骑马走了。几步之后，就看不见了。

李靖得到了虬髯客的产业，就成为豪门富户，用这财力来帮助李世民起义创业，到底统一了天下。贞观十年，李靖在朝廷上担任左丞相，主持国政，正好南蛮送来奏章说：“有海船上千艘，大军十万人，攻进了扶馀国，杀死国君，建立了新王朝，局面已经安定了。”李靖看了，就知道是虬髯客成功了。回到家里，告诉了张氏，夫妇俩穿了礼服，面向东南方下拜，洒酒在地，表示祝贺。

从这故事看来，真命天子的兴起，就是英雄也是难以跟他竞争的，不是英雄可更不在话下了。做臣子的要是不懂时势，妄想叛乱，正像螳臂当车，结果会给碾得粉碎！我皇家万世一系，统治天下，难道是没有来由的吗？还有人说：“李卫公的兵法，多半就是虬髯客传授给他的啊。”

